游藝塾續文規

游藝塾續文規卷之十六

趙田逸農袁黃坤儀甫輯

門人劉有執無競甫閱

男袁天啟若思甫訂

嗣男葉紹袁仲韶甫

姪孫袁祚熙載之甫　校

王講四

禍建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此與舉直錯諸枉不同

舉直錯枉者人君馭臣之法而舉善教不能者乃

夫於愛民之仁然所治之民善者少不能者多而上之待民舉可一時行教不可一日竟有多少工夫在有多少曲折在故凡為牧民官須養吾一段兼善之心舉善者不能者皆聯之一体之中而于教不能處尤須着力全要從一片真心愛育處觸發康子之問求使民勸夫子告之全是要抹殺他一箇使字舉不特榮之爵祿也即一言之提撕一行之引掖皆所以開其向往之門也教不必家喻戶曉也凡躬行示其標禮樂薰其俗皆所以廣吾曲成之路也解元林欲

揖遹篇皆雅鍊不羣起云民之品不一矣或樹美于幽而旅芳不能自顯或情行于寘而沉誇不能自抆雍不仰賴于主者幽字寘字皆其着意處中二比云天下之靳急得者莫如榮名吾簡其好修風千有位尊矣彼不能者豈其無有急心則亦曲而引之于劳来匡直中勿絶也夫且弓旌迫于前而木鐸驅于後雖甚无良疇忍自沾于清朝馬夫下之朗亟收者又莫如厚寘吾拔其吉士彼之車服寘厚矣彼不能者豈其无有外心則亦羣而薰之于道德齊礼中勿也夫且旌幣賁于山而師儒薰于彼雖其弗寧斷忍自錮于聖世焉兩路雙承後面歸重在勸不能一邊最得旨後二比云蓋使君子為君子易使衆人為君子難聖王御世當俾君子益奮于所易而衆人亦不阻于所難故擢德之典與範俗之坊並樹而人多奇行以無用絶天下易以有用引天下難感主握机常使有用者不置于無用而無用

者悉化為術用故清途之格與迷途之翼並設而國多修民

發意出色精光動然其得元處全在此二比其末二比又全在不能上發意是深明題旨者第二名駱志寬亦是奇士起云子大夫欲求民勸乎盍有微術于此慎登庸之典廣新櫃之澤闢正士彙征之門開凡愚向從之路抱此四句便覺局面不同精神流動場中觸間處全在這裏即接講云朝家之名器有數宇宙之賢良亦有數其精而拔之非惟以華衮重英豪且將使英豪重華衮也故天下咸知為善之榮才質之孚緜有方教之綏成無方其寬而誨之非惟飾興學之名且期修育才之實也故天下咸知務學之急以高華之詞發清新從調題旨朗然合講又二比云智愚不齊品格而

可共一陶鑄吾以其姓別者晰其品格而使之分任以其化漂者私其陶鑄而使之合則雖有不肖可兼漸勸也當宁無私恩賚而當有大造就吾以國之上賚矣其恩賚之公而復以鄉之三物恢其造就之仁則雖有菲材可企而勉也勸字亦重在不能一邊而神色蒼古遂成絕調末二比又分開與首二比相應云或有謂賞典人所共然不妨多乎以示褒則其法近濫夫濫于官秩之弊在朝廷也濫而濫于才品則士氣不神害且移之人心矣縱曰陳蔬榜何俾于激揚故必首之薦舉以寬其衛或又謂無濫大所共憎不嫌過從以示戒則其寬近刻夫刻而竊賞猶非主德也刻而絕其自新則風化真可害且移之世道矣縱日懸爵祿何補于厲執故必參之激遣以冀其察褒亦戒原是尋常話頭一則曰移之人心一則曰移之世道便深入理趣第三名陳鳴

𢡟起二小比最精賞不憂設而賢良是擢即臣世之大權奧觀不徒懸而風歆是經即鼓民之神術温潤妥帖有渾金璞玉之氣末收云蓋天下善常少而不能常多故樹豪杰之標者宜啟顯倜之途風之所靡者少而教之所漸者多故使民之知慕不為使民之知趨唯舉與教借備故賢與愚兢奮歸重不能講原是題旨當然而神來流動自是不凡之筆第四名余士芳起云我思繼善之懿統賢愚而均鑄其無勸而無不善者取精自維皇而習染之雜判善否而歧趣其必待勸而式善者借途在主術此起在題外泛論聲口響亮便能動人中二比亦只是尋常說話而其起云凡人㢠行之意猶屬淺念顯庸之慕獨其本懷得此四句便化淡為濃

甚耐咀嚼可見文字不必句〻求工但一股中有幾句出色便能令人改觀矣大抵場中文字布格不拘一律只要成家五名蔡邦藩此作兩段做亦自錚〻可人

按此題原是夫子激勸康子意欲此題就今日民心上說下甚有來歷其文云一試思今日民心計惟銓收遺最可相勸有成假徒揔題蒙而別之曰苦也善若也不能我知是非之公其不磨滅于人心明矣抑章應之與其獨開于功令点矣

舊凡文字格局太舊則布勢造語必須不落凡境然後可以出塵此文兩段做其格甚腐得此一起若從神化而來不若分毫蹊徑自能化臭腐為神奇矣

宜熟玩之接下講云然第以好善出于一時愛惜之意而不明示之表旌猶屬賞也何如慨然舉之勸忠以之勸良以之遂熙熙樂登叙焉又第以惡不能者激于一時懲創之意而不誨復于訓誨猶跡罰也何如憫然教之百于一課否于能溫溫受呼喚焉而風二比都是平常說話而攄闡真寔極婉極圈程應龍此作又是一格竟將勸字提起下面只混做去提云故民之忻然有勸心也起于慕善心然而使吾盡指名器以誘民民未必善有立少而覌多者其道在舉善又起于歡能心然而使吾從紐不肖以愧民且誣能有磨鈍以鼓覺者其道在教不能舉善原為民尋个様子不是指名器以誘之此言立少而覌多極中肎緊末般用於是二字接入講云於是賢智者企而欲聘者跂踵于不待教

之索然愚不肖激而知奮点鼓志于從為善之庶民
蒙學與教者善而獲報愚而愈勵而志益堅未舉與
教者積行以待舉聞
教以私淑而志方銘股ゝ相生而不受纏綿總收二
句云民之勸也
豈在使我極老健且夫子意正折康子使字此
收極妙黄天鬻提亦從使字說來最有源委夫使之
机強加
之善者既已善矣无所以使之也加之
不能者既已不能矣使又重揚之也呼吸得勢點
綴分明末二比發則勸處更有深意君道師道合而
共成一陶治則
民無偏舉之思并无自矣之然作融其良而真心油
之生矣善與不能合而罷成一鼓舞則民有競赴之
念而又恐有自外之意深入其中而良心隱ゝ動矣
顯而驗之睹听之間人不盡舉而善者衆激不戶論
而不能者可若趋若赴之所以速于勸也民之心為
善勸而回為上動微而探之意象之表自心之中有

華衮焉自性之所有曲成焉不賞不教之所勸是民以神于勸也民之心若為上鼓而寔為自鼓

自家勸前言為善動而曰為上動後言若為上鼓而寔為自鼓竟就民良心上闡發絕不瓻他人咳唾又後意比前更進一步貫串得法徐景濂末比云凡民情之所愛勸必真故蒙舉則愛公道在朝蒙教則愛大化大野此其勸在彼此互〻濯磨真有上若鼓而下若赴凡激民情之所恥勸必倍於奔後則恥以變塞負詩知教後則恥以匪才彰雅化此其勸在衾影還為警惕不知勸之誹而勸者誹以愛字恥字形容良心是大議論文

三俊末一段大有英氣可使微倖所加顯施為有形之華衮可使斧鉞所及嘿滋為无迹之陶鎔可使出吾薪穩者艷趨其名而競附日月之光可使入吾鼓鑄者懋迪其寔而共荷覆載

總之人皆以使字為非而闕之此就用使字發揮是獨拁之調接下又云蓋以善受舉即家可得之于朝以不能受教即子難得之于父者也舉在苦之後上第知之以為智而教在舉之先君寔要之以為仁者也民之勸也因其心之不得不勸焉

矢口懸河揮毫倒峽雄才大略見業櫓闇林守梠中比云大心以府羣材而視賢愚兩途共濛篇于乾坤大亓斷斷物物不遺其能圜精心以剖衆品而借加倫一念斡剝瀉丁除陽更奇斷在在均蒙其激發雄偉之調刻畫之思李彬

此篇亦甚簡練提云計以民生具品茍一入陶鎔則賢愚可濟民習易清而加意作新則丕變自速極喚得醒下順題做二比即接云則爽章不及而風声被馬習尚難純而教化鎔馬鼓舞之所以盡神也神化自有以宜民賢者獲奬借而能益奮愚者荷矜容

而善可企由成之所以不遺也生灵宰忘乎自外句々生意字々争奇施鵬

通篇皆工提云吾以謂之勸發于風声氣習動而不自知此其机當有所先亦踴躍于耳目精神奮而不自禁此其道必有所主只就本色畨衍自能膾炙人口

隨即將題唱過接下云旌于朝而域中無遺德訓于俗而宇下無棄々握鼓倡手一擧一發之開而若不能皆其變化之所必至也當其豪則先息而不祿當其教則不灑而不狀作甄陶于一善一不能ゝ開而擧與教皆其精神之所欲適也筆陳飛揚機調澹蕩來

比云上與下怵是懇々相成之念其鼓動最神此之豪不遺教就其中微有分別乎要不勝其相成之念也毋論善之亦在今日不能之奉在異日即此懇ゝ之念而變動之机固已畢于此矣不向

題外尋覓竟就勸字上摹寫出無限光景李寅通篇

另具一机局講舉善句完云澹叙淵品至明也瞥明顏俊至公也山藪而孕

歲紈至寬也父母而燕師保至怨也講則勸完云羣當世之智愚賢否使咸識栽培照育之

為大生概斯人之良楛利鈍庾盡知風雨露雷之皆至教大轉相慕也且範相先也樂相吹也又幸其無相

棄也各照之然勸于有道之世者豈虛文之偽披以至于是哉造語擲金石聲不作

錚〻細響出以調度勝者也

涂一榛起云夫民原樂為苦不甘為不能而御民者憐才之心不勝其督過之心故衙以程能

下之品病于太混而縮下之綱又病于太苛也懷能者困于混而見長难待教者束于苛而見短易也試

準以辨才之鑑僃士之與庸凡原难一視則途不得分而為兩通以兼成之術雖別與陶鑄原自並用則不

权不得不合為一只起頭二句已是說盡民情後二小比

中有大規模渾融可觀柯彔繳云天下無涇渭不分之人品亦無藪澤不藏之太虛惟明察與慈惠並行机自醜于感奮人主有激揚磨彙之微权亦有賢愚念受之寔益唯識接與薰陶均且至化自治于更新說理甚精措詞亦稱范燧細玩三作皆奇絕有致料是孤寒刻苦之儒知已希逢良士心折故其所作皆沉鬱懇到初篇後二比云夫人亦有久嘗于習氣之攜還至于百激而不武千脩而猶迷者乃茲之所舉者何物所教者又何敎以其真心覓其真心泊然神奮于斎而意柔于教所斬絕其習氣者自倍夫人亦育自任其本性之圓明不待啟寶而後知指迷而捨者況茲之善者既以本不能者又以教則以其同然得其同然自然迫欲得之而迫欲肖之所鼓毫于本性者更切句々出自肺肝以獨造之詞寫難描之

景可法也鄒蕃寔講云徒曰賢書而羅之舉猶易耳茂異耆髦衆偶耳自吾何發

國士之知不以風字內也將銓敘之莢神狀之纁帛之先徒曰澤宮而育之教猶易耳造化栽培無私弃

物吾何斬曲成之恩不嘉與濯磨也將庸愚之類精鑄之條詰之先謂賢書非舉澤宮

非教皆是深一步法不如此則文無光焰耳歐從雲

淺二比云其淺者則同奉以思奉曰吾且為善于家而取旌于朝也回教以就教曰吾退而无

以自拔吾進而且以貧于上之訓也時益爭自濯磨以勉称至意而其飭也在當世是非之迹其深者則

見苦以思善被化深而然善以呈也去不能以就能薰陶久而良能以鼓也方且厚自淬勵以求慊其一

念而其功也存方寸是非之真搜精剔髓洞徹人情陳應春初二

比云吾不能盡悄名器歉天下之人心惟是旌常所加務盡遵種一德之選則官常本之士衡而爵

祿始貴吾不能一概包荒欽賢愚之同滞惟是樂正所薰期盡臣直輔翼之法則駕下加夫鞭策而樂育

光般賢人原不曰爵祿進脩今曰爵祿始貴乃是正大

議論纖云蓋好善惡惡原秉彝之真心而趨避之途巳显揭於功令嘉善矜愚寔優容之至意

而激揚之當又震悚其精神故分以示其的則若著揚旌若者之警鐸無心之伍昂一出而賢人不肖並核

拭于不争之天合以神其机則前之從絕即後之取賞不測之愛散時用而君子小人炎鼓舞于不倦之

地前上比見一舉一般全是曰民後二比根前叢揮

鑑然戒韻章際蕭水云勃馬而氣張則善何以為人之善而能何以非巳之能也

激切自奮而其勸在耳目記觀之前餘之而扤熟別未卒者且不可勝本而既敘者且不待教也從容佛

迫而其功在鼓舞摩盪之內盖使其合愛之中不无相形而殊品之后還歸同調則鼓舞所為神哉

筆氣豪宕而風骨遒然佳作也李彬起云計以民生異品苟一入陶鑄則賢愚可齊民習易訪而加意作新亦丕應自速其推奔善而教不能乎奔非徒顯庸已也于以拔其超而廣其輔弘開一向往之門教非僅提携已也所為立俱立而達俱達一本錫類之思

前二小比甚雅飭次二比亦深求叢意史延昇起云吾以有善無恩之衷原民之所素具而特以賢遇分格于造揚即釋回增美之術亦民之所自有而特以句背借遂于主意

渾融雅練有大方風致賴朝選講云為奔是非祿秩之寵異也從明獎公嘉與天下甄拔而毋拘文法毋備之資格令民容無不伸之氣也則善治思奮矣教非為是科條之約束也誘拔獎借鼓舞天下維新而匡其不逮翊其未至凡庸有欣起之思也則不能益勵矣

毋拘文法毋循資格等句是其入細處至民譽無

不伸之氣凡庸有欣赴之思則意更徹矣林一奇講

云善之本也謂天生才實難斯巍俊加焉耳而登于巍所不及者薰陶及為則天地生成之恩更有溢于

論及后官之余智愚所以不同能而皆趨也舉之必善也謂國需賢寔亟欲簡又除爲耳而簡命所不及

者涵濡栝馬則國家薪槱之化更有弘于登庸所又之外賢不肖之所以不同才而皆赴也天生

才國需賢二意乃是的對而春容醞藉不費推鑿鄧

應中後二比云為奉之途廣非惟善者知所感奮即不能者希心榮寵亦極意進脩是以奉為勸而並以奉為教者也教之意微非惟不能者知所激勵即善者受教卯多亦進忌無已是以教為功而並以教為奉者也舉教互發精光逼人

中庸郊社之禮四句○此題若說郊社以祭天地宗

廟以祀祖宗人誰不知今不曰事天地而曰事上帝
不言后土不是省文郊以祭天所以事其生物之帝
也社以祭地所以事其成物之帝也以其至尊無對
故曰上蓋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帝不徒事其覆載之
天地而并其所以主張乎覆載者皆自我以酬酢之
所可自盡者一人對越之衆所不可測識者造化主
張之蘊此其所以難耳宗廟之禮上章已說過事死
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乃制禮之最精處夫事生易事
死難事死而如事生則尤難今不曰事祖宗而曰祀

乎其先則是事其先者亡者而欲如生者存者也所
可以致者一時現在之心思而所不可憶度者先人
已往之精意此非孝之至者不能及也鮮元林欲揖
[illegible][illegible]夫圜丘方澤豈其所燔柴瘞辭之故事即九奏對舞豈其修清廟鍾簴之偉觀四句扁
[illegible][illegible]冕旒倒群英即接下云要必有所以為郊社者其以事上帝耶上帝邀
矣向固嘗報不膺之乎而二至未親則對越之誠尚辭惟是大輅而升中弁冕而郊增若有陟而降之者
而非悠々不可親也蒸還家思陵昌戲之運非徵福于帝不及此其自億萬生灵戌式賴之而一人无論
巳故此一事也隆蒙戴也不但色澤蒼然而意亦淵然如云非漠
々不可問非悠々不可親便寔與天地相陟降矣下

比對云宗廟者以祀乎其先耶先公位那向桃常屬
蓋諸之慕而裸濟未視則七廟之祠可霙非
是仰從按楠俯察几從昔古精紀之鼓祭而不可解
于心先肯無青家之悅物而不可即為象祉盖國家
卜世卜爵之符非陳浸于生不及此其自數世而后
狀罪露爲而一人然皆已故則一祀也逝木源也
末繳云當其薪明德而薦聲首宏模鉅典既不喪于
學望淵享之儀薦心而儼對越宗于曾孫亦
不秀个詒夫有司之我松氣從而民物無夫札帝君
以毀叙會以捶瓜悅郝而奕也有我德祖亦若以堂
𢖍後孝于其礼頃不
重而義預不深我
此篇方砦可作程式不徒以華
錚爭勝者駱志寶机為超脱意趣不凡起云蓋當按
司官典
故之遺當年勢盡之究古所為觀象于貢方隆儀于
圭璧其郊社礼也裕分于大小禘嘗于蹤數其宗廟
礼提挈分明自是大方文字次分講二比又合二比
也

云蓋凡氣所可拇即誠所可通吾不竭吾哉而高者自高則氣渙于上遠者自遠則氣潰于出于心奚
忍斯礼蓋從不忍一念而惻者也脉之有可接即責之無可委吾不盡吾責而怛間于上則天神不格脉
謂下出則人君不享于分奚敢所礼盖欵不敢一念而制者也不忍不敢二意發得
極佳東云誠敬之內具中和位育之纔而前建之頃瀆於穆祀神之與思亦入細
陳鳴瑜將題意提挈在前後面只虛虛闡發最堪理
齊趣云夫武周之時蓋有郊社之礼焉有宗廟之礼焉絶禰之遺蔑可以寄神明之所繫而復載
高學之思不慄而月惕行章之忠敬常以將留孫之至慈而春秋雨露之感不脉而日新前比
末云明禋不足以答其褻而祀報豈足以稱其履齋肅在襄亦何妨于燔療之昭恭也後比
末云事將欽以躬其報而將擧豈足以讀其偉悠萬在怛亦何妨于未帝之祥陳也此二纖

極精最得神祈難格之旨總緻云盖人主昊上帝一樂京爲慎編故非
移然會兩間精意之微必无以仰承乎履戴郊社也
者正所以通實謨而會之以精者也人主與宗工一
欣原爲往來故非惟然休四王志幹之大必然以遠
接孚前承宗廟也者歟所以萃志意而休之以神者
也
通實漢萃志意是真實語余士芳起云夫周之先雖封內清
祀巳與大社稷則言郊耶惟世
室考奉巳與大社與樹言廟耶
從周之先說來便得
題中源委接下云兹何以礼行郊社哉若日凡此有生均棄玄造我業名宗子矣自天
咸肅將以來乾坤亦既改觀猶然丘譯闕既也故格
民物以蒋之兩間而即若非德之膋以與之灵承莭
祭格臨後所待帝而亮者皆以韻之帝表而直爲此
奉若也又何以礼行宗廟哉若日吾此髮胥就非遺
仍我崇多曾孫矣自大祗見集以來侯王亦既琢泰
猶然捨記之與也歟萃儀兆之謙以蓟之凡蹉而即

酬求言之思以與之動盈務本續緒後所紹
先而理者皆以責之於天而直為以歟翼也
蕆事帝

祀先意皆透末合講云
有祀之事則玄貴答璧升共
中也三年五年特其典也圖
所以倚壽哉之忱而享帝享祀成一大享無祀之事
則頭說惟天儼臨汝也奚將惟亂式堂措也於所以
抒知在之精而天
心親心合為一心
祀而祀人所共知不祀而祀乃為

盡禮未可以蹊徑自之也蔡邦藩起云
試思武周當
日承德以淡
續先之術當以佚易工之勞從循聯丶然曰封內山
則卯之祀典高曾昭穆式存篤物豈不亦善胎事矢
頭其所為精氣捐求喘息相備者未不在歲時扶節
而況失所以事之心則非孝又其所為天王稱尊宗
予纘大者自當有一代廢兒而
或失所以事之禮則非遣孝
柳拐轉換頭緒甚明纖云
盖追吾天地祖宗之德祭物可稱天過以生成
者靜肩生成之思以頭源若精谷頂後之爰其

賓帝天為撫曾孫為虔已賜賜在紹拾之洗況緒者

前人之志事之微有权可通必其同紀事大而继述

始弘事親如天而繼述始善若彼稼紀能繹

不遲吉蹈不除終拘拘于變通之宜太

驚座雅

合此題所以為佳程應龍起云

彼開一君一相之心

思而立同天國人之

令此有守志事以繼述者宜祉而絕之儀披古修之

有通志事以繼述者增析稀給之視一旦新之

語極雄偉開口不凡繳

蓋对越求其最其即顯淼之

明命蕩擒之灵爽獨似齒莊

準即此事祀前取以通其神逝承朝于元閒綿贛蘞

之宏規堂構之家法備然精神相備然事祀者取以

脈会其

末路深入一層令人刮目黃天驚雨箭寔譯云

夫上

帝之德弘矣一人藉其寵錫億萬姓荷其此成此而

事之僅一弥文之而乾乾也予而有可以事者在其

位其礼其樂之外天國人之精揮與萬姓之心思合

而共成一尊報者也而圖丘方澤礼特藉之而起耳

先世之德鉅矣一人精其統緒億萬姓庇其瀆峰此
而祀之僅一緜節之爲號丶也乎而有所以祀者在
所踐所行所黍之外夫固一人之穆請典彝國之精
誠合而共成一黍格也者而三年五年札特回之而
制
升
棍數所以字甚明徐景濂中四比云
夫封內山川
洞衍奉天之
佗戾行殺一旦蹶然于泰郊泰壇此何以淺謙之則
播蕝行越之大也庸知戴天履地之精誠悲纂此矣
宗月論陷開历進遠之念非有歆一旦肅如于五年
三年此何以迹所之則為續若存之衆也庸知尊宗
祭祖之莫但忘淺此矣彼吾曰名今中天地而称王
門仰承淺載生成之澤何敢一日忘報況礼不必治
𠂤川旧典即垂冕旅于圜丘方澤之登錫非備也蓋
以徼天地之靈還眷天地之祝則棗上帝之所以也
若曰吾今纘祖宗而新命則返頒水本本原之恩何
敢須史忘念況礼不必報褕祀常儀即飭組豆于貽
穆貴賤之献卑非泰也蓋以昌紅宗之緒
兹陛祖宗之尊則祀其先之所以也
删盡葛藤

獨談神理氣揚詞逸足稱獨鳴文三傑起云蓋新承天地祖宗之曆勢不得以侯邑錫帝璽以後商遷先祧則事與祀有變足而通者禮之無執滯也長藉天地祖宗之慶理不得深施而淺報厚念而薄伸也則事與祀有惔之而閟者禮之無屑越也

有意有理

聲響不凡繳云盖兩聖猶伸無罷蘊于陰陽人君之外不陟降而陷不美牆而孚其所以事而祀者悖禮求之而非矣而莉制作赦綢繆于登遷凡懲之中將享之與嚳愛慈之與虔其所以事而祀者遺禮求之而非矣此仁人孝子之：勃不容已而格帝享顏之旁皇元外者也贊

沉思雅

調精采逼人唐虞治起云其心以為自類府以來天地相為睽開則必有曠儀乃為所以事不能于一本之內相為遠邈則必求鉅典乃稱所以祀

尊挑所以字甚明

甚透次接講云今之泰茲泰時非昔之祀上公而望四境也匹以父天毋地儼為生民在

美為氏而請命則賄兩間之弘彡其若生若成者能非帝命之陰施而敢忘寸敫乎彼圜丘方澤不時不亦陶匏藉粟不備不陳所為升中而薦者揔以昭格之慌而為上帝吝凿既也乃今之太廟夾室非昔之二昭穆而吾太祖也止以化侯為王巍然已自題肅矣易新而更制則遡一姓之本原其為創為垂此詡非厚德之流光而敢忘追薦乎故時食合食以數享之大事育事以時脩之所為君心萬而獻者揔以永思之則而為先人楳成烈也

意精詞惕極得享帝享親大意李震時趣云

式周之于天地休位懸矣乃無以一身之微對執于去寞之表不已開乎而郊社之礼何為其于祖考音容邈矣乃無以萬世之下追接于百代之前不已遠乎而宗廟之礼久何為

一身之微萬世之下等語極得題中口氣蕭鳴盛起云

蓋潤

之先即名山有祀大川有祀焉惟是守侯封之典以無顯王章不開有類上帝而將享之者即宗公有意

議祀有時点推是遵方濟之嘗禋以光
禘侯庚不闡有聽清廟而對越之昔
前比末收云
是禮也亦中柴望皆肅弥文意必有格于祝史之典
牛孚之將者岂惟赫々百神欣享其祝凡於穆而下
无不式
灵之矣
後比末收云
是禮也陳牲荐醴皆屬禰節意
不徒作孝子之覆嘗孫之將者
岂惟淳々烈祖隱来居歆凡
在宗公而下無不遐依之矣
此二妆極精散聞旨甚
透胡士芬前比末亦
若將假无旁之度致以我无限
之悃慨而一念敬思直有以適
帝載而合其漠斯巳
者是所以事上帝也
後比末云
若將於外貌之煩婷
以寓中心々愛慕而
一念孝思直有以格闡古而歟
其原斯巳者是所以祀其先也
假度數以表悃誠自
是寔理潛應龍前比末云
非无以也蓋以億萬姓精
上帝生成其鴻恩莫報予
一人為天之宗予敢負越于下以貽明神羞故華奉
鴻礼豈惟献片念之精忱且華萬姓之靈奕而上微

翁矣
學後比末云非無以也蓋以數百年稽先人燕翼其鴻烈準忠予一人為后之宗社而
佈祀是亟敢慶漈不奉以為朱靈功故肇稱嘖儀蓋
惜見廟貌之尊嚴亦肅淵衷之靄穆而上搭玄寔矣
二徽皆精發所以字甚透摠妝云禮彼于无形則僕帝鑒于步趙到要
世凜術宗于黃墻至憤也即身未臨清廟郯標之際
洏寔之乎禮昭了有形則凜々升中至仁也穆々上
禮三孝之即身一鼎黃琮[illegible]瓚之儀而誠以貫
極力發揮精神更倍
徐一㩁讚云禮行于郊社以人而交天也王者相代天工出社寔陽帝鑒[illegible]可奉天道爾天
戚者无所不為昭事討特于冬至夏至凜然見降臨
之象本國家安身之功不敢自有而歸之天地而自
以表其實畏之衷斯王者之心與天地之心兩相流
通而圭辭瑞琮之內有事圭璧璜琮之外有所以事
者也禮行于禘嘗以孫而合祖也王者統承祖緒心
精寔通世德其所儀先典紹光澤者光所不為承祀

計特斤呐享殺祀宛然見薦瀆之象樂歲將囙單之
政不敢自嚴而告之宗廟而固以表其祖爷之思斯
王者之神與祖宗之神兩相融貫而悵萬慎
愴之內有祀恬薦懷愴之外有所以祀者也
發所以
字極透會理措詞不是經生口吻秦鐘震起云
夫去
功叫
贊明德祚聲而傳行实符格幽為本明有祀典所載
太壇大坊之興制而社于郊祀也省三月五年之興
辛而禮于宗廟也者郊二社者
皆武周荊也而皆從製未生也
詞麗而意精一起便
得本旨寔講云
爲牀之未于天地也日章〻于无言
之利而亡帝民求其式憑固有歸首
王者業為之子而事之則而績非事爲映而虛進亦
非事將明禮至意尾吉錫擇事之先而直以郊社尊
生成之萬一是根本之一藉也人之不乎祖也獲競
〻于追遠之厚深七廟功德其报称寧有穷者王者
業為之後而祀之則固陋非祀備文而修碩亦非祀
將孝享精誠在祉祝告廢之外而立以廟祀詁咏禾

木之之睃一思藉又也報模寫事字祀字極明極切讀之令人洒

然范燧起云聖人以為我身非我有吾先祖之所自出也我先祖之身非祖有乃上帝之所

自我從祖宗推到上帝此文之有源委者接云業祖為身

上帝所自成矣則有上帝乃有吾祖偽不有以事之

春之學不有贊而未乾者乎于是卿社之礼行焉若

曰蘇ㄟ业宇爾功何曰即時有淮獻豈足慮其悃乎

只今讀寧求然其出ㄟ而不誠者菲不共鑄舌一无

之卹即吾祀万形中之一形万氣中之一氣初不以

上帝為恩而无恩之恩其恩大則事之有所不容已

耳我身業為先祖之所自出矣則有先祖乃有吾身

偏不有以祀之吾之孝不給而未乎若乎才是宗庭

之礼行焉若曰濯ㄟ厥灵報德何㫫即時有祿將寧

足展悠素乎只令廟皃如故其綿ㄟ而未絶者誰不

共飲于上世之醇即吾身万派中之支流万枝中之

祭楽初不以先人為篤生我而不篤之篤共篤也埀

則祀之有所不容已之耳通從一派上發揮情理俱到鄒潛兩扇

講云其郊社也哉者曰此以報天地之德夫覆載生成恩故高厚豈僅此登豆之不腆其報之也亦曰事之耳我一人自亮工以來天威時保何日不日明曰且特藉于冬至夏至之儀以通其昭事之惘而登郊壇以告虔若奉屋漏顧諟之精上帝臨汝之念畢恭而注之此也而所以事之者至矣其宗廟也說者謂此以一谷祖宗之澤夫宗功祖德堂構万年豈僅此發奔之一〻其昚之也亦曰祀之耳我一人自纘緒以來明德显謚何日不見羹見墻特藉于四時大拾之典以致其禋祀之誠而奉牲体以盥荐若奔乎日萬嶦之愛視听音容之思悲擬而注之此也而所以祀之者至矣說到屋漏顧諟之精則郊社非徒報德寔有精意存焉所宜潛玩捻

繳云分之則薦其馨香亟玄可乎略其苏苾九廟可假而宗子之孝與曾孫之虔直通上下先後聯

為一氣而不但受釐之錫文合之則泰壇之覆暢于薪存撰揄之晻嚴于帝鑒而受命于帝即受氣于親直瀆天地祖宗而實為一心而寧遠時惘之尺寐上下先後聯為一氣天地祖宗實為一心方認得制禮本意馮時來前扇繳云是礼也升中紫望皆屬弥文意必有超于說史之陳牛羊之將者豈惟赫：百神欣受其既凡於穆而下光不式灵之矣後扇繳云是礼也陳牲若醴皆屬繹節意不徒扗孝子之慶曾孫之將者豈惟洋：然祖彼恭居款凡在宗公而下无不慿依之矣依題布景靡不匠心韋際黼起云當其附宇宙闢而再造統紀起而更新所天永命之制原當簡在之心振謨揚烈之盛尚通精氣之表乃捌二大礼焉曰社曰宗廟之則吾將究其所以矣郊起得有源且磊落正大深得壘卷之体前扇繳云盖至于家國天下犹知覆載深想毫不敢

志然後知無疆之明命與不墮之心精兩相續綿所為屢愈密而承愈親者也是郊社所為設也後

扇繳云蓋至于奕代孫子猶知堂構家法原有所自然後知前朝之精英與今日之儀礼適相符合所為視無形而听无声者也是宗廟所為設也無疆之明命不磨之心精

華語深得武周制禮之精意真名筆也林光庭前比

講云彼其以宗子而歲禴享不以一豆登之間報也明甚意其薦馨香者為吾心嚴對越者耶帝

俞日在灵承虞其忱惚而难親而直于郊壇見天之際偯若隕兮墜之思盖托此礼以事天并其所以事

天之心而畢獻之矣後比講云彼其以曾孫而承謨烈不以一發其奔之像饗格也明甚意

其陳珪瓚者為吾心陽嗣守者耶祖德日見羹牆虞其肯溯而难據而直于假庙見祖之際深有嚴有羹之

之念蓋托此礼以事親并其所以事親之心而盡注之矣抵剔所以字意婉詞明

不落塵境翁竟成纔云 故其對越之虔致儼于肅穆 駭奔之敬祈齋予思成此武周

欽事天享親之事而行之者也其所以事而祀之者遠也乃其昭事之忱不歷介而虔駭惠之思不祼將而崇此武周通事帝享親之志而將之者也其所以事而祀之者微也

以莊麗之詞歟

精深之思躍然動人林道推寔講云 夫武周前此猶未郊也而今也

升中告虔礼至明備彼豈以陶艶嶺采寄其仰覆荷戴之思也者蓋曰吾業為天地宗子而精神與揖遼絕則明威其誰式憑是故鄉視乎對越之位而神接乎高厚之原就々然提醒此心以求無愧于神明蓋散革結于方寸而假可見之事以將之此初社所由設也而謂其階生成以帰德者淺乎言第矣武周前此亦未椅也而今也明徑如在礼至隆重彼豈以祖豆圭犫寄其水木本原之念也者蓋曰吾業已藉先久遺祉而意緒與相嘆隔則灵與其將誰依是故身纔乎祼將之祭而精通之懷愴之外欽々然撫東此

心以求無忝于前人蓋至矛欽于無文而假有文之
祀以達之此礼所以行之宗廟也而謂其抚不甚而
畐報也粗以
乎言祀矣
以制禮歸之此心是知本領工夫者曰
提醒曰檢束深達古人精意林雲翔寔講云
大路而
於中舟
見而郊覺人日武周之事上帝耳而非所以事也所
以事者郊郊堺米報臨汝常存主然號與精爽如在天
子中和參贊之思與上帝化育生成之德畢聯絡于
馨香盥薦之間乃稱事乎而區ヽ畐報告而祈鴻休
又具緒已九獻而薦聲九庶而來格人曰武周之祀
其先耳而非所以祀也所以祀者清廟末列祖肅常
凝太室肅聽肅容若即ヽ人子水源木本之懷與祖
宗百世相感之精萃收拜于婁駿无言之頃乃稱祀
乎而僅ヽ藉假廟而
表著存只其文已
只就所以二字儘力鋪揚而轉
入轉溪直透心髓鄒孟鄰起云
乃武周以天地與我
原為一本豈有行一

本之中自生隔閡令精神不上格于玄穹先人與我原為一体豈有于一体之中自設睽違令孝思不幽徹于冥漠從一本一体上發揮乃知天地祖宗與吾心本相綰結而礼所由設可想見也林一奇起云彼其事生事存之心即未嘗以疆庸之制要徼大造而其善繼善述之後猶自能以意緒之真獨創鉅典即以本文之意發二聖報本之心最為深切

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不是同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生乃同得天地生人之心以生故人與人同托根于玄造而獨得其秀而靈者不但不忍于物而尤不忍于人也求仁者求此積德者積此舍此而外

別無學問矣此心不特初生時有即老死亦未嘗滅者不特聖人有即涸没之甚亦未嘗亡者孟子指赤子入井一段光景最爲真切人不但有所戕忍于人爲自失其本心即使涵養收拾盡潑本來一段光景而不能實落有仁愛及人亦只是自了漢故孟子引先王仁政以証之總之只完此本來一念而已林欲楫首二比云我之外有人而以心觀人緣之非我有不忍于我而忍于人者非其初矣人之外又有人而以心並觀無之非人有不忍于一人而忍于千万人者又非其初矣說盡大意後可迎刃而解駱志賓起云窮其載形而賦共一情氣也未始有與人

也其合理而疑亦共一主宰也未給有異心也无異人則其開節運動皆吾精吾魄吾神養安有可忍之

心无異心則其遏流默涯皆共悲共常共榮共痒安有忍人之心深入理窟奇〻惟

〻不蹈常徑接講云試觀三代以下凡夫兵爭之相爽戰伐之相殘在三代以上必相

皆以為不可忍之事而要之非今遂無是心也利欲未忘矜憫時露則皆有闕然而不能已者焉試覘累

弃之虎凡六誅執以造賞袂術以召殃在操存之士收嗜以焉不可忍之務亦要之非獨独無是心也夜

氣沈恆哀矜時切則皆有慨然而不能禁者焉剴切之論不妨縱橫陳鳴瑜

講云時非不有忍人之念而或以此念之忍頓倪依念之不忍之者與偶然而不忍者其常然也忍

不忍之念相為有無而非忍不忍之念獨為有无也不得執偶然之有以議其常然之无亦非不有忍人

之人而或以此人之忍頃朋彼人之不忍〻者其独有而不忍者其皆有也忍不世之念遽為起滅而非

是不忍之人原有定品也亦不得執此人之忍而謙彼人之元不忍思致極深議論極

懸余士芳講云靜現元氣流行中懷舒之脈何自不一故人當其慘必共秃其未舒而欲

以舒其慘者人若不得已焉非舒彼也自舒而已動觀生机搖胡人時人悲愉之象何自舍分故也人自受其悲

之盡奎其不愉而欲以愉其悲者任在君不能禁焉非愉彼也自愉而已說到自舒自愉

極令人有醒後四比云蓋凡曰忍者必其以知人捬欲而故抑之人所不堪而横

數之若也卯此割身以還徵獄忍人正以忍心人而忍心必非五以為心足日不忍將必其真有所宋面

不自匠意有所勃而不自轉光也即此皆焉以鬼徵独不忍人正以不忍心人而不忍心乃其所以為人

故粗而岐仕一腔生患不弱已有療痺之患況此諸戲之地其閱節之相一何如惜而万物一息生理不

逐已有剝落之痛況[illegible]偕生之悟其精氣之融液何如而諂有忍有不忍者不識心弁不識人矣深

研極本說人所不能說的道理蔡邦藩後二比云其或

有忍一人以全千萬人亦心之不得不忍也而非其心而也一如人飲乎居而罔視其疾痛就人病瘵扰人排其六夫須達且有非吾忍之而若吾忍者愈見其不忍之真又或有人人不忍而一人獨忍此其人之喪心也而其心未非忍也如其還照而棄即庸衆猶是聖賢我是不待渴險瑜合而一物不忍反獨真愍者愈

見其兵是之量意到語到沉著痛快程應龍起云吾知人子能抱空質

而性世所謂心者是情為主宰者也又不能攝生理而獨存所以為心者盖非為宰脉者也惟情為主宰

則衆庶俱托此竅一心可通万心一惱托為命竅則不忍便是生机万心咸若一心只就心字提掇而大意了然中二比云吾以内觀其然之境一中初分而此念有独

惺者是人之良所共包而遂焉未有逐之而忍殘之者也則當其寂向具好生之真吾以外觀其介然之

詩意然方俔俔而真性具畢呈若是同胞之倫所共矚而爲爲來有聯之而忍傷之者也則及其感均露好

片之俔鑽研沉細直透本根非淺學可到黃天蕩中二

比云當其秋而生々之意不知其從何而伏然而人我聽結之真靜中最爲關切試求之靜寂之會而不忍一念人人可以自得迫其感而共々之意不知其從何而起然而人我一原之真動而最爲欝勃

試求之萌動之端而不忍一機人人可以互證寂感二意体認最真近來後

生作文都不喜立柱故不知其精到耳徐景濂起云

蓋人視人一体耳凡天下人之疾痛疼痾具甚孕于惺々不忍人之一脉則此心叩以人即起藏于人自真者也々人視人幻形耳凡天下人之形色相貌具誰註于胞々不忍人字真元則此心在一人独真而无偶在万人并念而同符者也

提得人字明白而命意剴切直透本原

下接講云忍人皆俱机不忍人若生机天地間何物不含生意豈人心不食畜此生机然微竅之皆殺之衷竅脈之真倪尚不忮也如曰此矜生而彼戕忍心與心原觸向不然矣忍人若妄心不忍人皆良心守宙內何人不閑其肺腑又何人不動其良心識實勘之狀溺之念凡希之善根猴相近也如曰有慈祁式有嵘畷人與人不同心不然矣刻畫

沉語く透心定非凡品文三俊起云人之生也根不忍之天心亭毒而出則其体点不忍之体也豈其生前抱之而形后雖之人之尚也與不忍之人心混沌而廣則其赤体

点不忍之同体也豈其独竟涵之而对象洞之勘旨真而鑄詞警中二比云人之自人其習異也而尚不能于七情之外別其心知則点向隅必隱剝膚必戚斷不忍以一念之發机于宇宙之陽春夫人自有此心耳人之相人其分異也而苟不能在覆載之內自成肢体則点共痛為揃瘝為摩斷不忍以匹夫之樵悴為自性之溫恭夫人皆

有此心耳

語々鑽研，極細極谿。李震陽講云：夫謂之人則形貭貌体狀我也嗜好情欲猶吾也倘相肖相比之中未嘗有偏業偏癖之患即不能人施之人濟之而此中闡然動念有并生平恩怨付之兩忘者無問聖愚已夫謂之不忍人則人之情閑于我者最親也我之情用于人者最切也我最親最切之人坐視其可憫可哀之狀卽未必人指之人摘之而此中係然不樂有非外來誹會置之不穫者無問豈啻已

意極透徹，詞又雅馴，洵是作手。胡士芳講云：人試觀此心未起時湛然無念耳倏遇物繼之憔悴反之于一體之懷竟有慷然感愴者誰非不忍之心所萌動乎況人與人相類正所之相為流涟者奚獨于一體之中而獨忍之也人試觀此心之乍感時澄然無構耳偶值頗速之能目即弗為坐視之安竟有惻然不寧者又誰非不忍之心所勃發乎見心與心相通正人之同此真機者奚獨于皆有之心而獨異之也

描寫逼真詞

復跌宕學識兼到者也張瑞圖後半篇云意乃交歷情欲交攻皆情識之紛構而不為心惟直窮其發念之原當有油然抱其不忍以出者而人無知愚一矣強者脊弱衆者暴寡皆勢力之相傾而不名為心惟直究其有念之區當有惻然抱其不忍以入者而人無古今矣戜一人也人以安念忍之我以真念痛之則皆有之一欲也或一人也我以習心忍之人以初心隱之則皆有之又一微也甚有舍生指距以伸其拯救者其忍于已也正其不忍于人也甚有趨強抑暴不少愛惜者其忍于忍人之人也正有見于人之不可忍也人試內職取而真心見矣認題寫理愈

發愈透神情流溢沛然不滯莊重岳前二比云計人與人之抵生也原自同氣其呼吸相通也精神相注也為有相通相注之中而忍為乎睽者蓋維皇未始私賦乎而愷悌一脈賢非獨豈忍非獨滅矣計人與人之分形也本出一体其体戚相關也悲愉相屬也為有

相関相感之內而忍為戕害者蓋大造未始協鈞鑄而慈祥一念聖不任憎凡不任減衰直從源

頭上說來極得本旨次二比云忍之念薄而吾人本來之良醞釀于至厚

故赤子抱大人之神思夫具聖人之體皆其念之厚而不薄者也忍之機逆而大人最初之真流溢于至

順故片心違足王之倪凡爷回衣氣之息皆其机之順而不逆者也就忍字發明皆不

經人道語所以為工除一榛後二比云此心不惜于危則為赤子

之心天下盡皆赤子即當智故紛紜之日而此心隱然若有不什者猶得以剗淺之復几尋最初之真以

心時露于微則為平旦之心何人不有平旦即當物引陷溺之后而此心肥然有不能巳若然得以几希

之生理操同然之契智故不能斷物誘不能亡說盡真心光景

秦鍾震講云意有不忍于巳者亦不必其遷忍于彼蓋謂之人巳同域而處方寸中共有此

愛護耳情有不忍于所親者亦不必其處忍于途人蓋謂之人已同氣而感太處中更無著此慘刻耳

以人已立論意到情真次二比云即旦晝所牿之而後或認情為快意

其初固惺然一脉所發衆之人也以為有忍有不忍而非也雖耳目既移之積至轉生机為設机而其初固甚然一摘所保合之心也以為時忍時不忍而非也

說得忍字透理意俱足

范煃後二比云不忍緣于感矣乃當其感時智乃紛劇而情柔橫觸反為感所害也夫惟適怡境之境則此心甜暢當處感之倡則此心机捍宜又一心容迫于安情之欲溢人自体會不到耳不忍隱于安矣乃當其痒時來處未紛而嬰兒未孩則猶為痒所儲也夫惟斷計較之緣則介不容分却人我之障則思无再計了了一真橫結于中心之莫喻人亦不識何以至此耳

字字尋真

言言入髓鄒儋講云其觸人于怗危也若我忘所自呻自吟而不愛其情即令衆防

甚拂而故強之彼所不堪而故技之在我亦有黑識不能自釋者此不釋然之心則皆有之驗也其出人干疾苦也若我之所自療自揺而不受其力即令智之深而天心時見旦晝之牿而夜氣來復在我亦有奕然不能自覺者此不自覺之心則皆有之驗也刺骨深談洞心駭目陳應

春中二比云不論慈祥之品其性、生理靡所不昌即亦之刺薄而[illegible]明之氣一四亦不能千斧斤斲喪之餘柴木念而[illegible]受屏淪滴和之代其藹、生意靡所不遍即[illegible]而生殺之机一轉覺不能干天地剝落之後斷仁風于不續語皆獨創理道真詮繳云蓋世運與時升降而此心為不撓不涸之天根故論人者必就並育以轉不害之原而本來之休自觀旦晝有時牿之而此心原自息自滋之雨露故論心者必由凡希以通妙合之竅而生人之理自明鏤骨尋

真一洗俗套三復令人起敬楊瑩鍾講云旿、一脈原芭孕子

太始而人孚之以生則必反而各得其所自生即勢足逞机足秉而此於々者犹有所逞而不忍動也人

々照也固未有計貌則合而擬真貝異者也慾々一根原分布干胞與而人並之以主則必並而均念其

所生即情偶觸念偶萌而此慾々者已有所溢而不爲還也人人然也故未有一腔爲哉六合相盼者也

直發真心意甚懇切而筆力遒勁燁然可觀纖云從真

心諸則什流夕恭不隙刻核之变從其心論則一真取々自有不變之常從后念論則亦染弥成不勝轉

從之支從從念論則一念嘆々常作經和之主以妄心形々真心境界更切章

除黼纖云蓋人之言不忍也以爲保全之难而否之言不忍也以爲滅息之亦难夫其不容滅

息者正其未及保全之始而有触皆過者也以忍言人則不忍惟是大賊大賢以皆有言人則不忍无論

至愚至賊夫其无間愚賊者正其質聖不加之休而隨人各足者也萬形有微真心不

滅故滅息之難等語乃獨創之詞無所因襲所以為

妙陳正學繳云蓋忍者殺机也造物惡殺毋于萌露嗇其用而具造物之心惡者不能无滲洩以干天和故忍人之心不必人之皆无不忍者生机也天道好生恒于剝后露其全而体大生之撰者常曰真境以見天心故不忍之心自信人々之皆有曰真境以見天心乃是

逼真之語林光庭講云人之于人也一愉怫相通悲憂相觸而何忍氣所分之人有一哀號不平之介其側乎固知其慈心惻念皆不忍人之心所流溢也而其心々相印不絕約而同矣人之于一人也岐則異形合則同体而豈忍舉萃而處之人有一人想周莫詐之慘其衷乎固知其周全保護皆不忍人之心所過滿也而心々並共不肯劵而合矣意懇切而氣豪爽翩々上

乘之文也陳伯英繳云故心謂之有訓得之本來與要之究竟同此必有之心也

非以認緣而可謂有也心謂之皆有則獨之獨竟與衆之全章同此皆有之心也非以獨得而可謂之皆有也

只就本題字面提掇闡揚便成妙境陳鑣起云不斧之為人則只矣知名之曰人計喜怒哀樂有異于人之喜怒哀樂者乎欣則俱欣人矣忍使獨戚唯不忍人之彼戚正心之常欣處也謂則无之能自外于人則亡矣知然然是人計肢体髮膚不同于人之肢体髮膚皆乎疾則俱疾奚忍使其痒唯不忍人之獨有戚心之常疾處也誰則無之不忍人之獨

戚正是心之常惺入理之談自然而同林道推講云試覌人身中一有疾痛疴癢此心輙有憫然不樂者何也不忍故也而以人覌人初分之始皆一身也不忍之身而預忍之人耶又試覌万物中一有夭札痒怙恫爲懇然不寧者何也不忍故也而以人愛人並生之中信相屬也物而頑忍之人耶不忍之

語意懇到闡發詳明楊鼎

鍾講云試思此一身耳疾痛痾癢觸之而覺充夫蠢其一身故覺也而以身視人一体而着何他哉然而謂惻然不動念必非情也試思彼異類耳謂哉穀觫動之而時戚夫彼其異類猶戚也而以類物衡人同類苟何獨不然而謂怗然不關痛癢非情也寫意甚精直逼真境倪甦玉

講云人生命理不毀方成其心而命于何爲一點慈和即其命也其不忍于並生並育中有偏肥偏背者乃造化維均之賦人人有同原矣人生性灵不滅方成其心而性于何宅一擣凋但即其性也其不凡于皆同皆得中有獨帶獨擠者乃牢性共由之路人々有同宗矣說理詳明句々懇

惻繳云蓋嗜欲不參其灵府則一元之理猶全而命脈腠理一皆宇宙太和之氣象亦毀不入其裏曲則好生之意常流而疾痛痾癢元非一体相關之念應嗜欲不參則真心不毀是真寔語林雲翔後二比云此心說先天孕毓而來故本元殘忍

原有慈祥冪全具于无形无朕之中以有不忍而見此心之体此心不涉人間游念而得故愉惻相通悲憂相觸胥統同于並生並育之中以皆有不忍而做此心之良此心從先天孕毓及

不涉人間游念至理盎然金石可鐫此言難淺陳洪

辟講云同境而順拂異遣則怵焉傷心同形而成形異狀則穆然係念是心也非其結于情根于性欲過而不能自遏者乎安見此独豊而彼独畜也十怖而一順則順者亦悲十戚而一成則成者亦戚是心也非其舍于虛証于竟欲已而不能自已者乎安在彼独皆而此独誠也順者亦悲成

者亦滅是心念所不到鄉愚講云凡希之隱見常存容天蓋地之襟懷所或思蒼時鮮似不忍有独汪而要以所及貫共所不及卒帰于不忍也是皆有中之具包函也一捆之范圍常完民胞物之度量即或愛有独重以忍者有含恪亦要以畸輕成其畸重卒无傷于重也是皆有

中之真推致也

氣象軒豁語意近真文之最佳者　鄒孟都講

云趙之乾父坤母之初心與我本爲一家豈有一家之中而忍其有疾痛之狀乎故矜全一念能則假之以忍不能則洽之以意者何非不忍之溯溢也盖无人弗有失反之成形負資之始人與我本爲一体豈有一体之中而忍其有疾痛之瘝乎故泥惡一念勢在則綱之以惠不在則動之以情推何非不忍之虽露也盖無人不具矣

反本窮源真心如見鍾顏傷

講云一念而天性呈不忍即與俱呈而藹然有與人生念之意焉此非必精念而生是心也敗体不殊則精元常貫寓礬不發其涓閒凡哉心而生者同一胎矣一息而真机露不忍即与俱露而益然有與人並生之意焉此非待忍諒而運是心也毛裏不二則命脈常通裏惊不究其相能凡戴形而生者同是心矣

肢体不殊則精元常貫與毛裏不二則命脈常通等語說理

業精不涉塵境諸省直惟福建得見九十六魁墨卷故所取獨詳即名次甚後而文品甚高有出于尋常蹊徑之外者蓋閩文極盛之會也

游藝塾續文規卷之十六終

沭𦿋塾續文規卷之十七

趙田逸農袁黃坤儀甫輯

門人劉有執無競甫閲

男袁天啓若思甫訂

嗣男業紹袁仲韶甫

姪孫袁祚㷀戴之甫　校

正講　五

湖廣文質彬彬○蒙引謂須用七分質三分文方是彬彬此依稀猜度之言非真見也文質無弊所弊者

勝耳若有一毫偏重之意不論文質皆非究竟且文是何物質又是何物總在吾德性中流出若欲分二者而較量之則文質原不是二物若欲合二者而凝會之則文質亦不是可輳泊底東西須是養得心体中和舒之則英華卷之則蕩寞從氣寞處生華則質即是文日章不離闇然則文即是質是謂成德是謂時中是謂君子解元郭士望首二比亦重質上說中二比云自非有降替世道之常即文質亦何能久而不敝要以覘時之所欲赴洪其所欲棄者而通其變以挽其趨則就其所不容過處皆朴心之思欲流而藻章之必欲附也乃文乃質均而亭之是爲

天下之至平已自合自此者生人之常即之例亦必不能久而晦沒要以觀情之所積頭與其所積獸者而衡其度以在十宜則就其所不浔已處而文又無裁減之端質亦無增補之路也一質一文剤而施之是為天下之至和已朴心之必欲流藻華之必欲附等語說浔甚精後二比說非以有較量非實有低昂俱啟的之

語吳弘功講云太朴過琢則玄黃[illegible]實光用懈[illegible][illegible]彩生藻：蒼而數之情繪疑素[illegible]詩也藻有待也矣在其中而有本之文煥矣真意[illegible][illegible]則藻質病于太甚惟以白受采之煥而煥太白之質[illegible]存自自含也來自流也闇然日舉而不惱之文蔚矣從質說到文而詞氣悠揚自然可玩羅調陽講云文質之主張也所干理入固有固質受文而文不增即皮郛質而質不減者此以制其勝者也故不必質如文文如質而非來以加其理而止則無不閒然也亦無

不探然也而朝本來重彬彬天理之中已文質之化苞也所乎心心固有郁文于質而為不拘斟酌于文而文不為者以以朴勝机者也故不必文拚質々拚文而惟求以如真心而止則無不落恣々亦無不郁而朴茂之章光人心之雅已

說不必文如質々如文而惟求

當理此徹骨徹髓之談非大有識見者不能到陳聖

與講云

綜文彩之所心合華不辭朴々不辭華而任之則兩赤而兩扣適也盡亦有待數黃非緣昭用以它太素必光情淳處非簡器用以流元窮之舒得失亦消之如其當而止耳渾合于斧一之成是鈞韻之蝕也鏡大凡之所自分等不拖朴々不拆華罰乘之而而扣濟也翕亦有形物禾所以深不將不宣深其群藻繢所必點不將不飄釀其光夫亦施之々其與而止乃妙用于翕張之變是分布之宜也

本房批云精融雅邃洒然成珠誠然誠然鄭之良講

云渾沌闢而經緯呈焉彫琢述而淳朴遠焉在天地相根之原惚惚之文者枝葉質者根荄也其何淳先

軒軒有苞孕乃有宣洩有蕤揮火有擬蓄在人心相生之机摠之文者流診質者原本也其何渇无低昂惟是貌見肖衆揮光蕤于焉寔毋炫耀而爍中識通表不觳裹文明溢于渾厚期希酌以歸乎大雅

重質字做而奇藻玄書奪人心目胡澄講云曰為斧藻也而

章于何心目為含章也而闇于何心試想焉莫之共揮光非事均調而自有均調惡知決天明地察之似而非淡然不耆之真所自為節宣乎形奕奕之流憹順塗于身心性情之表矣何所緣飾乎而鳥奕旨流何所収拆乎而声臭尽状試思文明之与有乎孰為品節而自有品節又惡知律地性天之獻而非焉恭不量之神所自為賁飾乎彬彬之盛錯綜于規恢暦注之間矣

章于何心闇于何心等

語極詩題中本旨而精言雅調種種奇絕接下云未嘗

不懋夫声名文物之華而縣絃洞越之意豈政論之寔詩寔所而華寔並茂是太素之元精所以節文也而臨絲豈因人意未嘗不崇夫太羹玄酒之風而青黃黼黻之觀寧有之焉不教不和而條理自詩是无文之至文所以贊光也而增損豈典時移故如栽礼栽桌不出文質之互成而監文監質摠歸一中之奏

契從心苗中流出絕無烟火氣而後四語尤佳有飱風飲露之態王奇意見極高問李甚邃常是甚中獨步之才講處皆工全錄其四比云試就其文求之而烱烱朗朗何準然其大觀兆然而非無根之藻衛也徑徿之文章托无名之朴以自是是所質之文非茂質之文也而彩〻乎華實之並茂矣試就其質求之而沕〻穆〻何渾然其太素犹然而非無文之椎齊也闇淡之精神藏天然之條理以日章是至文之質非雜衣之質也而彩〻乎精彩之俱融矣謂有所持衡而歸于乎是文

質可而分之物也不知率性而流則相成与背莽术
同減而共呈即質即文尚分之質于詩所以分也而何
處可施其權衡謂有所參伍而調于詹是文衡可湊
合之物也不知任天而動則萬寔與光輝自拔節而
曲中非文非質尚合之莫湧所
以合也而何處可容其制量

奇思逸調雲蒸霞變

不可方物賀逢聖講云

風氣日開以務者已不能不
滛于文而让及自始染灰自
生于尽制之後力蒜夫未雕之朴而仳術之所鼓宅
無有以浮靡膚其質老如是者彤彤風會日盛翰張
者已不能不修于文而度數設制德行設節于防發
之後力完夫未鑿之真而肢體之所業揮無有以巧
俗傷其質者
如是者彬彬

全歸重質上而以古同發新調卓有前

輩矩矱又二比

酌分數以為均詎酋不免齟于其過
惟具剗量損益自有不易之矩而虞
夏之忠敬即寓于郁郁盍視之中借綢繆以為美觀
猶不免固于其習惟是窮變通久與以不倦之宜而

股肩之斟酌原不遜于鵠々無為之理愈入愈深而高華流麗卓然大雅張丰樞起云惟是多之以主主轉捭色澤依天真而標合之以神參伍俾英華從閒簡而流着此四語便覺從吞後二比云宇宙之精英易散當使之閃而不流惟文非有餘質非不足則代闇生章々亦歸闇彬々然酌盈濟虛之道也而佳字雅既甘為節而不苦人心之遞些何極當使之約而返醇惟文以敦真質以鏈采則廃素抒光々亦歸素彬々然去大去甚之風也而合華表朴渾白為貴而不傷句々歛文歸質而精神煥發愈出

愈奇李化龍講云文明開則景運重響而文非徧觀又有為之主宰也者斯有為之歎貴已者伏章根原楚而質卒不令恩慤聘于伏章秦伍而布之因常宜已文物縮則風化淮新而文非娛目必有為之根柢也者斯寔為之宣揚也者物采原真誠以出辛不含真誠悔才物采蔬綜而摛之固弗

賞已

思致情深詞藻壯練

魏國賓講云非必有心于低昂試求太素之初止有此雅致而大雅之中色澤寓焉即色澤之濱矜亦以濟雅道之窮而必不使初意為之盡態也於是去相勝而適均之彬々然有參和之妙矣非必有意於軒輊試求太始之先止有一散朴而太朴之中章美合焉即章美之濃郁亦以涌恐朴之衷而不以使本始為之悉倚也是矯偏重而相濟相々然得翻適之篆矣

直窮太始句々重質而理精詞俊旨趣森然帶元

龍講云太朴无文則乾坤之體制不服然而雕琢太甚無致元氣之過損性是素自存也華自流也彬々然苞塞之文而文不離質是依然太朴未散之遺也而不徒墜之璸紛之習以繪世者矣太素無文則生人之羽儀不立然而煥爛已極無致元神之寢粥性是白自合也彩自貴也彬々然黼黻之文而文兼乎質是猶然太素尚擬之意也而不徒工雕琢之章以炫美者矣

說依然太朴未散

是有道理而精思雅調悉抒獨詣

中庸今夫天二節○分而言之有天地山川合而言之皆天也此節書有華嚴景象華言天則見天大而無外就天中指出地來地又大而無外就天地中指一山、亦大而無外指一水、亦大而無外盖一山一水完全是天覆的力量並不少欠分毫然後見天之所以為大正是帝網無尽的法門然此皆就其生物處說若說到命上則三光之繫萬物之覆皆其粗迹矣這箇維天之命與天命之謂性一樣就洪鈞未

賦品彙汞受處說天地不但高明、博厚兼重悠久朱
子謂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則徹頭徹尾
運是不已的物事到得文王言純依舊歸到至誠無
息上蓋純則元化停蓄不二為根而生長收藏皆真
體中之變化矣郭士望此篇甚佳起云天命一息斷續必不能遺
物命而生之發也不盛人心一息斷續又必不能旋天命而功之運也有踞先將不已之
意提起最得肯綮講上節云今夫天无所不肖其自地以上皆天也其自地
積漸以位名山大水皆天也昭昭不足為其多无窮
不可得其際三光於此焉其偲萬彙於此麻其守自
是於積氣生積偲偲生積形一天也凝而為地化
而為山川衍而為山珍珍水族之物罔不托而載則莫

所天也莫非天所為生物之不測也而天之天從可窺矣天體之天亦從此可窺矣敘得變化不繁不偏甚有法程接下講云蓋不生能生：不化能化：彼其聲臭俱不化無聲誠天之所以潛其神妙無象而為象宗無形而為形君彼其廣博繁衍處政天之所以為肖其精著是乎詩言天命之不已與言文德之純與也[illegible]不已有二乎何也人心原無絕續之期而以一[illegible]此為期人心亦無並喻之際而以一聯一間為際思一理以為牢絡：乎始乎何造終乎何竟並無自而纍其一念代謝之端純首任一真以為脈絡：乎莫得其門莫得其域亦烏自而考其出王游衍之迹此其卒生長收藏胥變化于一腔之宇而稟載生成共流注乎無盡之意不撓乎一不已之天而納哉而不測之功用著矣運融透徹無際可尋通篇皆佳故全錄之羅調陽講云渾然之天不生瑕隙即不生止息廻旋終始念：相代此心有四時之運焉而奚其

巳也粹然之天不着點染即不著去來往復周圍息已相續此心有五行之渾爲而棄其已也蓋天道運而無積故雖玄維疑其所而萬象無停機亦與之無停機則不已著即生、不窮之休至德純而不已故絪熙敬止含其光而太虛無兆極亦與之無純極測不已者即發育萬物之極前二比發揮甚透發二比逐照有情王商前半篇講云今夫天一耳閱之而天在極之无窮而天亦在爲二照浪爲迭辰細爲洪纖高下宇何其無盡藏此就而水沈以勞死窮之功用也自天而下、而及于地凡地之物就非天之生物乎自天地而分、而及于山水凡山水之生物就非天之生物乎講處固當超脫然太凌駕則遺漏多而題意不明此作不冗不浮極得要領講下節云離合之跡起于其发之互乘而定心于无実之宇則一息可貞寫千古存亡之端起于理欲之迭迕而棲志于无欲

之境則千古可收于一息恩精而詞朗真佳作也鄭之良起云加徒

以显然之適而謂蚕叢無本乎是以耶、孔穷而尽天矣以拟兵山水之生物而尽天矣是不得其所以

当天背也先將所以為天意振起極有筆力講下節云虛灵

之心体原自然騎不累亦自躋息不斷惟不惜其心体而恒體恒朗自錦、君存者爲益精則自續非聯

之而後續也緝熙之心怵求自纖塵不容亦自質刻不住惟不失其栏休而常明常莅有息、相推者爲

盡粹則自聯然約之而后聯也体認既真發揮又透掇斗樞講前半篇云今夫天照運于稗論之表圓一物不能窺其倪者也而亭盡于形象之間又物、不能出其蕃

者也予役弨、以及天穷穹直日月星辰麗形万物偖兩匚哉即賁然者地沂紛者水峙然者山乎然天

詞地下亦字宙之細穷而齒貢川珍識鴻鈞之造物切此乎天之大矣欲非有所以為我者為之根宗則

物：驟之而生息之功已窮即搾物賦之而散化不
之原已竭矣倘詩所云於穆不已者意在斯乎
獨𤼵駕得体抑亦點撥有情後講云
蓋惟天抜物尽
物化消息于前
而天之不已自若也故天道運而無所積而大生廣
生皆於穆中之法象惟文法天氣容塵適成于前而
文之不已自若也故聖賢之凝而文亡
積而經緯變化皆從此中之本體
一右雅精緻綰結
無痕巧奪天工矣巧化龍起云
天之司命冲有真宰
以許其精之行除離真
宰則造化易測人之稍天也亦有真
以冥合之而遺棄真精則賛化無基
精豫捨羅忘揚
醒人目講云
夫人以生物則天而未容其所以則
將謂天之無紀極也不盡于照、而繁
者發者之所以然則知之將以地天之謂謂廣
尋不盡于根土也而諸若載若根之防以然諸其知之
又將以山水極天之巧謂恭若一句不爲限也而陛
珍水錯之所以然又誰知之徒索于生物之功則徑

睛者似涉近象遠邈夫生物之原彼雖黑者帝有停机桃剔所以字而手神俊

逸下語有神賀祥起云夫天統一元君万象旡生倏為有生〻不知其始也有生

著為大生〻不知其底也第見夫邪〻者而天在焉天穷者而天在焉與天以下之形為地峙為山泝為

水者而天亦在焉提得甚高秀色可掬遇下云吾固觀詩所稱於穆不已

有知帝天有俞是曰大生之懌吾又兒詩所需不显文王而知圣德显純是天命之体聯絡有法

泯〻絲〻綿〻流〻青宗益講上節云吾以寬其全細之謂夫吾又以究其至大之用

美豈惟黃三光雲万物皆其生意即壁地之載穷山川之産總為生機點綴得宜如星

派電掣不可摹擬講下節云衆人方炫耀于耳目文獨渾而不露其疑神在

耳目之先也是兆朕之極也兆朕之極不可間以動靜矣衆人方馳騖于形迹文獨戢而不浮其精在

跡之外也具真化之道也見之妙不可執以終始矣哉不顯字獨透

孟子大匠誨人一節○規矩原是粗迹神巧窮乎其間固不可執規矩為神奇亦不可廢規矩而別求神奇孟子見當時學者多薄視成法而爭求對語故發此論蓋道理之至精至微者即在至粗至庸之中未有不得其法度而先得其精意者觧元鄭企譽禔云方物之形狀固不勝其錯出而圓說理方說規矩此迹矣生人之智巧固雖窮自變態而規以求圓為圓矩以不方為方以自妙矣說到不圓不方綽有態度中寔講云可能笔上下千形內而突虛不著之中吾且不能自範其形而何以使人共範其形況李焉者心自為師沐滌

之而欲其極忘其指能乎盖目融指旋技迸可奏而
妾意大匠之有他謬巧而不能也智可錯万象于目
端而意象推之境吾且不能自中其繩久何以今
人各中其程究夸肖者意自爲度求習之而輙爲破
擬其可得乎盖心纂乎定功乃刋刻
而妾希大匠之別有便門從不得也
詞腠意寓神理
流謡陳聖與講云或想大匠運斤而一縱一橫動中天機彼有神于規矩之外昔矣要
亦神于其小而非其外者也𢘦則語皆之心巧勢不
能兎擬而呈而逐須窮執者之心哉不捐詎也夫庸
滑于一定之方員𢘦之識想大匠擒情而計苦非苦
動呈奇趣波有妙于規矩之中者矣要亦妙于其中
而若靜其中者也靜則海者之心思勢不能憑盈而
傳而還評受教者之受國不捐肯也夫庸滑汁當然
之尺據
離之
脫畫塵簽多饒古趣張斗樞講云空虛不著之中而以
範物之形何以使人共範其形惟有規矩有則斷此
面勢現前皆措授也師以是弟子亦以是爲分寸表目

驗諸叅非尤進于岐而栩國能者而此因不必以矣意象無執之境无以定物之衡何以使人自定其則惟有規矩在則揮斤引墨當下皆法程也教以是李者亦以是為外是疑鬼疑神非先擅其巧而成便解教而此固有不必矣

思精語醇李化龍起云

夫規矩法天象地而立者也執而物之所為中机中解批若神技也者象固不能固也越而蕩之所謂中中程中度戴若天定也者法又安得斷驅使度法而可大匠豈不擅技倆而何引誘之間動遺準則又豈不具神識而何成法之外別先奇術

筆調清新絕無塵態汝之比云

得心應手之神豈曰法所能泥然緣法可以運神舍法而神將安寄故善教者不必法則尋奇教李者以所不能知而予李之宰由自護運斤成風之巧豈曰法所能限然由法可以用巧外法而巧物安旋故善講者不必拘為擬巧示李者以所不能而後李之循習自端

責成大匠便自得解徐養量云

應手之妙固可以得

意而得意由于得象如外規矩以爲意則意旁并所以傳意者亦旁具師不能得之于弟子而弟子不能得之師者也于變之衣豈必于拘形而由形目以會神如外規矩以爲神則神旁并所以傳神者亦旁在大巧何以進于技而本參者亦何以成其學乎**情詞懇至自是不凡青宗蓋**不知規矩者法也法之而豈能于法外別投一意旨李匠者法、者也法、豈能于法外別求**起云**一齋會**筆朗詞蒼題旨亦徹後繳云**即人心至神原有元形之規矩在然大匠自爲操縱循以無形運有形豈其論人而不傍其形空令肖其神乎又不其然即李者至使原不拘有定之規矩然此必功深力到方能以無定御有定豈其李之執而未得其制先辯其意乎必不其然況規矩既設而踐方破觚猶不可勝數尚規矩一廢而私智逞巧當不可以法繩**二比構思甚精末繳更復有力曹方瑜云**繩目力之所到則規矩所不至而悠明李焉然

迥之玅規矩者也非能越規矩者也惟緣法以寄其趣
到之玅而甘苦徐疾始不病于无資盤心慮之所闢
則規矩所後及而靈慧先爲然此神規矩者也非能
悖規矩者也惟因法以不其必周之謀而心手神志
始不若于繇搆

思妙言微幾乎一字一解魏國賓實講云

形象
未立之先此規矩已有先物則而具者天下有不規
而員不矩而方者乎蓋人之所設亦文之所造也規
矩之徵于天則何可以人為增減即司契為象以是
定之化于誨而李者亦若範圍而不敢越矣民用既前
之後此規矩已隨成器而寓者天下有員不中規方
不矩者乎蓋迹已之所在亦神之所寄也規矩妙于神
則何可以迹為出入即程才效伎必以是
著之詩言而李者亦若誠爲而不能外矣

說人之所設亦天之所造極為懸至接講云

其有實契于善誘
者不疾不徐以我
用規矩不以規矩用我此之謂教李而相成也然迹
有所必借亦唯師心而希頓悟其有膠滯于訓詁者

或甘或苦局于方之内不通于方之外此之謂教與學两不入也然徑者所必遵亦惟守法以圖漸進

逐有所必借徑有所必循是至當之論曹元龍後二比云雖以大匠運斤成風之技則得乎象先而規矩為迹也悟乎象內而規矩即神也繩墨似不得而限之然而雕刻畫皆規矩以內之神奇也必不自壞法門而闢奇衰之路雖以學者而希得心應手之妙則不離規矩而方員可悟也妙乎方員而規矩可忽也規矩縱不得而方物之然而蹈綜神化皆規矩以內之變態也直其先廢師資而兼慧得之巧議論剴切浩然洪聲自然觸目

河南上好禮六句○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樊遲請為稼為圃夫子只教之以好蓋為者身勞之好者心聯

之也其所好禮義信皆不是好一身之物如好礼乃是好萬民秩叙之典思以中必正以為天下則率一世而納之齋莊寅畏之中好義好信皆然此便是大人家法大率儒者學問不至於經世則分量不完而經世李術不本之大道則施為皆錯切須記取觧元侯應琛起云上下之分雖懸所端執度通意古者揔由此心則不越一身而自有約束聯屬之道億兆之勢雖渙所以不捍持神乎契者揔閑此好則不離一心而自有感通倡率之方提處不露礼義信而虛融點掇便能動人大率此等題通場皆提礼義信此獨不露定是高手中三段云惟礼可以

立敬徒歸外薾之文非好也惟是本儀則以彰軌而
至情決論真有從之矩步而毫不少逾則民將式于
所當好舵于所石偉祀率祗承而不竞愕易之潛消
若言礼範躬而書範世也惟乂兄以眾民浮慕寧制
之逆非好也性尭本化裁以當相而中心薦嗜真有
因時制宜而毫不少藝則民將契于所甚好协其所
甚領相率景徒而不章程使之志化者蓋義制我而
我制民也惟性炎以聯情假推誠之名非好也惟是
本真寵以應裁而秉情怀至貞有象可拔懐可見而
毫不少偽民將情神注于所好意氣乎于一誠且不
自有其情而还以其情輸之我者
蓋我以心示民而民以心信我也
結構綿密無一字
不中節蘇繼歐開口先唱出礼義信三字即提云三者
其显設在規帐閱兆姓向背之樞
其根極在心原握眾志從還之準
梁延翰亦提云夫見
礼义信也嗜之自上則把持約束恨于无用而貫詳
在忌氣之微乎之自下則耳目心志併于一途而節

禹在形之表此二格正同不將本文纏繞便覔直捷柰

二比云當其相為感孚也則提執物以為衡挈权变以為集握統赤以為孚從淵消隱微内嘿為涵過而總非扭迹之屬廢暨其相為渾化也則欽承而非累槩畏冊而非矜持拙趣而非要結從所胆㣲腑中當寓字格而捴皆自精之鼓舞收得渾成絕無牽強拘迫之態胡

嘉標起云今失談深道者誰不曰禮又信我其採之予上則感通民心之具其遂之于下則式勒主德之符節上明示之而真心不貫主之心巳典代陽推上精注之而潛為藏擧民之心自典我通

亦只提一句而裝揮爽剴無一剩語中三段云以礼可薰民志而我是用好焉不徒躬蹈攸文之指而直以巴孱体統之防具局規折矩者悉一人真精附深而悰也則上以其肅然不可惕者未天下而民肖有犀志其敬也蓋心有不敢不敬耳豪可以爍民心而我悬

用好焉不說身附名象之迹而直以心運裁制之宜
其無偏無頗者悉主上之實意念所怡而祈也則一
以其禀然無可譽者先天下而民豈其有玩心其脈
也亦心有不敢不服耳至于人士之作孚推信：而
誠根于好則不惟先朝令夕改之搽而洸丶一念蓮
下大言未動之先者巳入人于心術之撥則或廟其
情于人而人誰能否其情下成
其用情也亦心有不敢不用耳

講妙字真切挑不敢

字亦明張善經緯云

逐觀上以其防躬而諷傳托志
而一應者不慮以一念之強着
而定四漩同然之具逐見民心其寅畏而嘿拜間倍
而不解者實以愈同之心志而嘿大君嘿格之理

最練最確胡徵提云

世有大人者具尊居人上而民
消斯民者觀上勞處而易其激
莫希顯揭以好念而天下亦惟亦然為可好則非道
无以慊寸衷民習驕而雖伏故莫若陰銷其敢心而
天下亦惟當然為不敢
則非道先以悟乘志

獨提好與不敢迴異時吻

中庸待其人而後行○此道終日在面前只是人不肯行愚不肖者既不信當下便是而自棄不行賢知者又過求乎外而當面蹉過是以本道而屬之聖人既曰大哉聖人之道則必有待而行者也謂之曰待則顧見甚聖人不可以自棄謂之曰行則必實見之行事而後所謂大者不虛也解元侯應琛[illegible]行際其大无待也而其行未始無待也其大非人之所能與也而其行亦非道之所能為也愚夫愚婦可以[illegible][illegible]知能道何嘗有待而足天地圣人难以窮其分量道实則有待而行次第鋪排漸通真境

樓講云高下散殊皆道併包而所借以行此併包者道豈能自為運量必待夫心源宏廓之人然

淡能陶冶造化橐籥群生以無外幹旋死外若捷瑧
備之机而拓之行也蓋道為之期而人為之應也識
幾曲折皆道錯綜而所借以行此錯綜者道豈能自
為沉布必衍文心体精密之人然後能独觀會通妙
還經面以深間經律死間看擬充周之用
而使之行也蓋貫為之霸而人為之副也
只以目前
之理闡發精粹悠然入解蘇繼歇起云
道以一真為
橐籥而真不
能自道量則待之人道以神聖為
骨丹而人不皆神圣則待之其人
只就題中字眼署
加點綴便成妙境接講云
天也万物皆道所包而行
此侨包之道必待停研化
二者出焉而後能參贊化伸陶冶万灵以一心宏位
言之獻而造化之机緘頼以不辭若道為之期而人
君之應巳礼仪成仪皆道经緯而行此经緯之道必
衍包孕精華者出焉而后能独者會通妙運危制以
一人違秩序之宗而人心之大朴精
以不雕君道操其豢而人為之符也
發抒宣朗充然

不竭是有氣槩文字喬進播講云形色象貌尽謂之人惟是方亍之貴
傳有大于天地大于万物若是能行洋丶者之人也
此其人必鍾造化光所之精而後出即出矣亦非旦
暮可遇者而道固虛其虛以倚之矣倚伍倫猶皆謂
之人惟是一樹之精慈有小于三百小于三十是能
行偃丶者之人也此其人必值景運休嘉之會而后
生即生矣亦非一二多見者而道恒居其靜以待之
矣體貼其人字面醒豁可誦繳云於行之勢主于州日時則其者何需
之斷矣道之以迅而成節其學望于人鳥訶如待之
象主于靜日行則靜者有動之机矣人之以勵而疲
靜其迈往于道又何如不然道而待人何負于
人丶不行道有須于道人負乎道也于道何損相題
說意議論有神王會肅首二比云書想此道而不行也則嶪育者何物
跋極者何物貴徵于其禮者又何物而天下之不可
一日不行者此道此道不有待而行也則能嶪青者

誰能峻極者誰能運㢊于无間者又誰
而斯道之所不容一日不待者此人
真是窮源說

話不隨人口吻者纔云
不然道豈虛器人豈幻形而
崇何以至大之道不日道而

日聖人之道也則人共
勉而先負此道可矣
回顧本題脉絡如見陳壁後

四比云
道虛境也人實記也唯實以印虛則无待之
迹而有待之𦣝方寸之閫鑄惺宇宙惺丶不
息之侖脉道无為也人有竟也惟有以妙无則待者
无迹而所以待者无心几鍛之変化搖无化存丶不
巳之神祖然待既其相成而名也非探道以侯人非
緣人以附道實不落后无矣行特就其邵著而名也
非前此道於止而不沉至此道
始行而无滯原牙成毀者矣
深入無際字丶神解

技盍至此乎頼爾顯講云
此道在聖人未生以前非
遂淪于无也㞌其脉遂以
㞌其迹故必待聖人莖頓調停區佥措置而后益昭
著于斯世是道其体于人其体道之具乎而所日溟

俯若道固不能不待人以為閭闢矣此道在聖人既
生以后非始彰于有也显其用洴以显其神故說得
丟人經制裁酌楠宜經綸而后益分布于而閒是道
其枢乎人其載樞之官乎而雖曰称湯者道固不能
不待人以
爲翕張矣
用意精深氣魄博大非淺斈可到邊之請

講云
其行之⺀著至于亘天地而容民物而必待其
撰体天人之人試觀淇一元貞合之中於湯契
其牢鼎流衍神其用吾心不息而后而閒之令斯亦
不息矣其行之⺀尽至于胃乱御而總瀾靜而⺀待
其功合体用之人試觀其形神相守之竟无粹合其
俛斯弥湯沛其机吾精常遷而后生泯之片道亦常
廛
矣
氣沉毅而詞煥叢深廷翰通蕭皆好其文云
道之
流行
也進充涯之域拓無尽之犯見以為万皇元振而豈
自為流行哉要必待大心之人以納之然後濟之兩
閒散之万象咎逆而羅之不遺而道之大函充刻者
始不至運閒而不遍矣道之運行也探至細之倪入

至卿之成見以為充足无間而豈自為運行哉要丕
待細心之人以体之然后显之經曲昭之度數者遊
而收之方寸而道之小極无內者始不至滞塞而不
尊矣故有謂道為真精人為虛器者既多一分別之
見而惟是道待人載別道妙于虛人合其真即耳目
豉体無非運道之官而又豈能含人為柩細又有謂
人以形運道以神運者像多一華合之私而惟是以
人附道則道遣于演人參其只即心知所肥皆為納
道之府而又豈精瑩流動遊刃有餘幾無剩思矣傳
能外人為遲轉
振商亦是作家講云兄待者必理有所附而真体藉
昱无運之神与抱无以故只為附于形器則真何由
之所以充局不滞也進之心者遇別以真精玄理道
者必神有所依而天而常行者始不故于叔已凡待
何由星惟光間之理机借以恢張焉依于流品則動
橫具依遺之所以變与撩无間之心者合則以性情
旋而可行者始不帰化不窮撰待字甚遠接云盖太
于玄巳極之

其呈背之而机与人會方且典天地品景共
化其經曲礼共為昭布則待与行兩合而道求
玄嚣之体不能自見故待之而机与人盡方且
育峻極之神而乇其迹韜經曲分布之妙而藏
用則待与行兩
而道未学滅
説理入微精言轉密方應明後二
乡身非人能操道之扠而以声臭參於穆也道无
比云扠以人為扠耳月視听之官即神理流行之藉
亦非人必藉道之灵始以形色翼天性也人乎
灵悲道之灵手足持行之會赤貴真馬依之待是
蒙方物而極无地首
物蒙直透題旨門克新講云
也訛操哉對之扠乎執
黄請帝之理乎人也匪人則中和位育之能首馬是
而建也拜礼仪而肯感仪者道也執完猜備乎
執開受采之門乎人也匪人則
真切之理依詞
淡簡又勇之真豈懸空而造也
接講云
道虚位也待于何所人寔象也待于無矣
惟原相合一自月相附麗于先容需待中若

旨需待矣道不終晦行豈待人道准自行〻豈衆人
惟一根會合故而抑互匪于詠衍処更旡闕抑矣
雄心不没一吼山動矣孟紹虞後二比云
人之未得
道豈暫侍
雖殺委而不遲則流衍布漢之机以旡著而歸于烏
有人之既得道豈詒違宰悖運而旡息則周流話蕊
之用以乘人
而諦于旡端
神趣瀟洒聲色俱足蘇守範講云
道之
量殊
擴彌宏〻則榛令之不易其行將執在乎惟是世有
全修之人其徑寸足以羅字审其業际足以包方家
固蚩与道俱宏眷也必侍此人而后以全修榛全体
見斯道至大之量矣道之体愈约愈容〻則研方〻
不易其行將執寄乎惟是世有容修之人其精莹足
以澈秘旨其灵机足以通與寏固心与体俱細青也
必待此人而后以容修窺
察侍是斯道至細之俔矣
竟融詞徹大是作手
孟子君子平其政〇政不獨是紀綱法度並是精神

德愛之所流布處乎亦不是調停其法全要從吾心術中无偏无黨當曰當革當曰而又革丶而又曰絕無一點私曲如天地之應物隨感賦形畧無偏倚若在事迹上調停便不能恰好矣孟子此語全要抹殺子産沾沾之心而示之以蕩平之路將依阿世界之心尽情磨洗坦坦蕩蕩不作纖毫陪奉態這便是平政解

元侯應琛講云朋廷之上與如所猜有偏重則即此偏重之處必有隔閡而不平昔惟是以貴學賤以親畢踈如懸衡而紛之此无少低彼无少昂也盖蕩然示天下以坦夷之途而哉无心也輦轂之下与由遐稍有異視別即此異視之間必有塵閡而不冏吁者雖異視高若卑視遠若近

如持纔而繫之此无步豈而彼无少畜也蓋
廓然與天下以正直之路者而我无意也
語意運
融規模闊大洵是元作接講云
民所共有者我以曰
為政曰則以彼之利
：彼之身而走其施受之遊无不粟耶无不載耶叔
是之謂平而徒意固已承于綎綸煦嫗卯翼可无刑
矣民所衣肯者我以例畫政劍則以一訣万以勞戎
岀而去其編指之恵誰係總耶誰任愁耶如是之謂
平而情神剖已躺于耳
司前繙瀟沐不兄道矣
用意甚奇如鶯濤湍流照躍
人目纖云
試有時好惡不作偏党尽獻而上之蹶帝
寒勞英下之顏望若是以平為平也即有
恩歲貝用寬繙異旋而体統存上不
必肉偷于下肯是以不平為平也
情理透露大是
名言蘇繼歐通篇皆好前二比云
平者紀綱所壷不
以意為低昂是无
偏尤黨之規迹背于此程量得準將耳月所未及者
所得綠紀綱以受成焉而自韓啟迄卯圻較若晝一

巳平者法度所賜不以私為輕重是先反先制之法
兆惟于是衡量得均將暗听所未逮者哉得稟法度
以均霑扇而由一人
暨万姓臺无觖望巳
寫平字極透音調尤雅中二比
云
政有恍大象以平其平也則格其所同好去其所
同恩此不任德彼不係然煦嫗偎于无端乃為鈞
陶寰宇之規模收有遲調俾以平不平也者則中外
一華鈞衡偃進不備盈循此无有餘彼无不足鐘歷
曲而尽制乃見
圖六合之氣象
範闡裝平字愈透愈奇末二比云
篇本
之以大公至正之人而喜怒哀樂各歸銷鎔散之為
傷丶平丶之治而弱躍皆嗟尽歸聚齊此王蕩之卓
軒纸世之
宏猷也
神氣振揚田顧有力喬進瑶講云
自私自
利之念
其不平謂也即政而能旅于人則受恩之乡毒与
受恩之多處巳鏞于多寡而不平矣惟是不樹宏亦
不樹德參之公道而蘩蚤[illegible]兮則令之旋不知纸鍐
潮酌而其平如衡可知也一人一物之齊其不平易

情也即政而尽利乎人則見德之速處與見德之遲處亦岐爲辱速而不平矣皆是德之不市然亦不市喜害之時宜而探制定爲則一設之出不

發乎政處何等

知貴郑以度而其平如經何知也不必間民之環而鼓舞

精瑩何等明快趙彥復講云

皆何如而惟是心由中无偏无黨則張者應張弛者應弛而收已不忒矣即哀矜之色何沟與間左而要以彼以不致能壑于平衡之休胡不宜烏其宣暢也不必問民之待我悅豫肯何如而惟是從寸中花私花曲則修首應修革寶廳尊而政已不頻矣即姑息之處何革溫論所民而要以前后不致翳欠于長世之術胡不當爲深

不駭人淺不偶俗匠心鑄詞言言中窾後二比云

政蓋之平者心乎也此心誠平已无不平本隱惻慈惠之意明懸之公平正直之開則雖布爲章程者亦无壞于象魏之政之平者民平也苟民亦平又何不平本疾苦隱處之狀陰微之纖悉注措之序則雖例爲

與者曾何異子撫摩之愛心平民平大有刻畫徽云月單之刍惠佳偶出

于一時即不干其惠之窮而已知非經久之道市之為之次遂相沿于不知識不尸其澤之施而安在非私

虎之規得此一繳詞意俱疋胡嘉標講云吹有可以陽施者即以順

之者為乎其明與天下以逸而非兒勤徐俟天下以以化而非氣也即惠愛可以厭民心而抱之不失乎衛

之休而攻有可以拂施者即以拂之消為乎其搖天下以步而非厉也刑天下之涯而刑非酷也即羨姿成

以逸民悲而總之不得乎公平之規層見迭出瀟眼化機賴爾鬭後二

比云故有利存數十年之後而不必狃便于一時吾審先所違白于今以徐待于後而必不以一所建

姑所未定攻有為慮兆人之利而不必屬縣小于一人言字不所邀惠于此以姑待于後而必不以小成誤

成□人才情俱暢有關庠之態王乂成後二比云而於愛迩

訳虎出之世則相承不以芍貌相媢不以鑿虞前者
頌呼而后者亦不至觝望逍並生並育而循撓天地
好生之德麦而不緊以劳加之也別事之毒之而非
偏于係陞搭之聚之而不嫌于麦懵吐沸徑息彼亦
不敌任態也共謙兵輪
而尤符帝王丕狱之理
摹擬精切詞采流麗非凡品
也邊之靖後二比云
一人之私意必不能周乎四境
之隱欲惟公一心而衆款悉徹
即思不必已出而天下巳光栄杉偏塊之形庙堂之
排解必不能僭乎閒闘之押取惟提一編而万境共
懸既人不甚德我而吾
仁亦先欠缺不漏之劳
説惟公一心惟提一綱最得
億挑之情欲先涯必在々斟酌處
々節犄則分預治平而君子持先
肯綮緊延翰講云
頌之養以調劑之則予以喫休卹其疾苦凡貧生貧
氣俱狀之卯巽之小而揚然均平先復有餘不足之
恨矣四海之黎庶至衆必人冬含雍世不飲和則頤
啟始平而君子衆大俗之心以極濟之則調其習性

俱其丹思郎匹夫匹婦俱納之儒法之內而但然平東兄復此况彼遺之嘆矣平政都本心

上説是題本意而詞藻流麗意趣活潑尤可嘉尚右

應明後講云有時周其慮于匹夫之下而政平有時崇其体于万民之上而政亦平有時下

□施于不偈之所而政平有時神其感于不測之地□政亦平蓋有心之于平者抑淩历為骨鯁見於之徑

不過者也上不平而下不平矣不心之于平君郎平易爲公正也是得中之体者也□先平而政自平

潑平政翩躚得趣後段歸到無心上尤為出色問亮

新通篇皆好前二比云尋常而條規昼易為□□忽子旦從齋戒神明中物易一平

之柾灵蠢好鋼共鑄一念也一政之所提衛已戴一而奉法令平之迹耳君子直從喜怒哀樂中稱樂案

之和彼此迎迎共酌一蓋血氣心知本共境也一政之所㕘與己次二比云聯為一体而分息

分怒則觖望之情生而改之運量也死权情欲嗜好原其通于一心而息怨而於之則盱域之退化而歇之
灌注甚密也探奇入與沉海底而得之蓋采珊瑚手也後
三比云挽其平之心不過淡然可常耳惟可常則堅四時而不易是界天地之模也即其平之久不過閑然平奇耳惟死可則百姓日消而不知是皐今酌古之謡也愈入愈深更覓
警後孟絕虞講云的不撫且細究惟顛倒而后非平即極意整頓而或有几微之乖舛
求謂之頗惟見乎其心以為乎政之本權量其巨細死敢聽為低昂而極其均以調也如是為平已政不
死緩急豈惟錙謬而后非平即錙精將而或有纖亮之拂戾亦謂之偏強是乎其情以為乎政之限量
度其緩急死敢私為輕重令其適于宜也如是為乎已
沉思剴議朗朗有致
山東論語仁以為己任○仁原不是一己私物今曰

為己任則是奪天地萬物公共之理而以一身負荷之既負荷之則思天地何以立根萬物何以立命俯仰上下更無可推諉耳目肝膽皆是天地萬物所托命處只得盡力擔當此其所以為重也解亦正文激諉云仁之體公而纖私蔽之已乃反被其蔽君說俾外透不得障隔蔽以己之情而不已今故欲而毫不敢自息矣仁之周徧而福心推之已小小彼直力為擯拜俾物累不得稍隔蓋仁之真為[illegible]則即己之力為仁而毫不容他諉矣蒞任仁朗透出人接講云任[illegible]出于[illegible]由者有時而作唯即己任仁則以己完固添秀可用中寔用其力也即意氣有所不肯而其任非假任[illegible]出于依附者有時而弛唯由己而任則以己責己賢從死可負荷中[illegible]為負荷也即依附有所不肯而其任始

真識透洞垣言々名理王命新講云凡血氣心知其就非六之所任

也吾即以化于仁者而併表之以表仁之用則其承偽者始果即耳目手足又勉非仁之所發也吾即以

設于仁者而併捺之以爲仁之後則其荷擔者始力說任字有截痛快王佐才

起云形骸躯殼皆假合之分貴而曰任則所謂得之則灵弗得則偽者也事功節義狀軀駕之餘能

而曰任仁則非若休認弗眞即其氣摩非骸者也提得新妍便齋醒眼前二

比云精神命脈已之木体而即以仁爲本倴大土也真從已不離之中潜擬精神命脈之根元而處

光滲漏之謂任矣則所謂以已完已而不遺余力若矣莛論參贊已之功用而即以仁爲功用夫士也真

従已莫見莫是之內濟運經論參贊已之孔獻而堂え移文先爵大之謂任矣則所謂還已于已而魯棐

推讓爷矣說藎塵言獨抒玄理後二比云論其任之：專則思慮非已有

仁之府也運動涉已有行仁之官也一切神情意
爲貴出是謂以任爲任而其任易見極其任之
行則已之靈妙處即是仁而不知其爲仁也仁之
容受即是已不知其爲已也一切意想情識於歸
處是謂以不任任而實任皆知
凡文字創說始任人說過一遍便
涉套此二比精工之極但易見難知苛語已被前
人道過便成幾分風采史高撤中二比云已有外漸皆天獲流
行之處聚天理所流行者以一身體會之視聽光所
引言動合乎矩而耳目口體莫非行仁之官已守中
命總天真疑注之區聚天真所疑注者以一心深書
之情識先中常神明有常湛而心思意慮皆存不之
舍也
細膩爽朗語多獨到譚性教講云仁而止于修証猬以爲高而不
足任也識見天下之理々色々執不從仁中受形受
氣而與元不毀則天地民物之性有嘿縮于斯者是

己之以物扱為任也己弗拒之而詳拒之也仁而止手拒濟恍以為極而不是任也試思吾身之端息之
吸執不于仁中動精效靈而拔心一收則喜怒哀樂之情有俱闔于德皆是己之以蒜合為仁也己不蒜
之而詳蒜之也舉天下之種種色色咸從仁中受與最切題
音後二比云任焊強仁以朋己也即仁即己是以己任己也故得力之處捷我者不能分其
叔念心之境愛我者不能共其趣而任之勇可知亦非詳己以後仁也郎己是仁是以仁任仁也故赴仁
之時蒻恙柔情牽不得入依仁之隊踩心浮滴牽不尋出而任之〻讀又可知玄言與青巽
明孫書汪三孟起云以仁現己則仁之靈惺即己之命脈措何旁己士不岐己于仁
則己全其己即任得其任以己觀仁則己之命脈即仁之了當舘何為任士惟荷仁于己則己任之仁即
仁任之己提得精神則接講云仁後何附脩非与己同缘而來乎雖以己自有之生

机斬已自有之生理以是為仁則靜与天休藂与天
於心思志慮渾合為當仁之主矣仁從何托根非寫
已同体而立乎唯以已自具之真精載已自具之真
性以此為任則心涵其虛〻含其靈耳手足合並為
力仁之官矣語〻精詣良工苦心王所須講云仁者主〻之底理也
以真脉為業合見太宇之大全為任仁者豈〻從切
之心源〻以自心忽担倚見任寸之独惺扁
寶處業揮無一閒言剩語接講云彼其視听者已乎言動者已乎而一
注于仁則此心之本來務以一息担万象其在〻圓
滿者在〻引為已身之分量而躍然隨形色以証基
者也先他謨也彼其中和者仁乎行生者仁乎而一
有於已則當竟之自具期以一朔淨万緑其處〻法
棟者處〻即為已心之灌注而惺在〻圓滿等語皆
然附軀殼以識來者也先假借也
追題龍肖之麟講云仁之体先湛要不能爲已以為体則兼極之官天地府万物排

虜覺隙此而真精之依附外是惺々者孰為疑承仁之用虑旁要不能為已以為用則矣極之妙位育隆參贊根處綫修也而形神之擔結會是號丶若又孰為擔荷蔽

詞理俱到足斤足兩

邢其任前二比云

仁不為虛蔽即已之真已不為鋸數即仁之官是仁与已非有兩体能体認即為真精神節元到即為真力量是任与仁亦非有兩念

將仁與已打成一

片識見最高後二比云

仁虛窮也虛則一物不容之中含万物皆備之理故悶丶而動已不味也旧々而流已不苗也自為程醒使天析膺勞于母內要宗過完已之法象仁実体也寔則猷脉丶真精之宇業經丶流轉之神故呈露于一隔吟已齒通同洽于全体而已自遍力為拇持使其机羅羅于此中亦不遍之已自有之亂沖

無一字不深入無一語不見道

張夢鯨起處先將識字精字提在前接云識明則從然于一腔

濆剖乎形神之介精注則結與於神明而任在乎声臭之先承上轉下題旨甚明

按講云合一身之形骸血氣皆一真之融結則孰非已之真命之脉乎以已之乎及命之精者而已自任之理与形迹相附也則氣与精轉相生血光以我措當之迹而身荷深失總宇宙之載形肖艳皆性体之周則孰非已之真運量乎以已之包孕芥步者而自任之一虛万象函也而十惺而百体冉血无以我強持之而背任精矣芳理趣洞徹而氣象復軒翔非苟作者

高知彰講云仁之量大即宇宙民物皆真机之所共徹一有睽隔則其量即此而荒土于於不容盬爱覓承當見有合併而來者无容他詩即是一念之欸昂廬迟有不至塞天地横六合不止者分精神无所断独矣則仁之理微即視听言動皆至理之所流通一有滲漏則其机即此而室士难於不容室之処为擔身見有當体即是者先可退避即是一念之独生出来有不至於矣呼吸微動靜不止者而意氣

無所依
勤矣
博大深沉有養之士李之茂起云夫仁與已合併而求
者也若仁則已為要形所以常理常乘者何物為已
則仁為處理所以一觸一握者又何物是仁托于已
而又成
以仁也
桄已宇任宇大有力量中三比云一元渾丨從何處可
以播當然能外已為附麗乎故以元形還而負乎元
人方一人奏洎之芳和一理中自修自託肯不至天
根來会不止者是士于宅可負荷中而負荷然已一
真孤：從何處可以尋求然能外已為傳注乎故以
真我近而負乎真精有不見添入之跡而一卜中嘿
認黑耶有不至万善俱融不止若是士于微可期待
帅而期
寺然已
詠卓思玄何等精微黃明泰後二比云任之以成
已則之形能皆仁所鈔持任之以克已則形骸不
指渾是天真仁渾而其任始無參差未化之虞以當
仁為任則仁之体用皆已之皆持以契仁為任則体
用渾志全是天机操術而其任始無欲持未融之處

璧微雅蘊深入名理王國賓講云夫己惟形色耳而形之中之天性非仁乎乃其也直從虛港之字力為体亦具有載之俱入載之與出也者蓋仁原屬已則亦元已之於真而止而以已心任已仁任亦不得更談矣夫已特求貌耳而象說有之元神非仁乎乃士也直從求榮之言極為條達真有與之借來與之借生也者蓋己原不仁則亦究己之本体而止而以己仁為己任以亦不淂轉熟矣鑽研極細名理躍如之非凡品

中庸施諸己王未能也○此章書未于引擴渠之言作三段平釋原非中庸正意如此出題最可破俗儒之套不顧勿施與自責未能總是忠恕之道舊說謂三一曰是曰愛己而得愛人之道下四句是曰責人

而得責己之道猶屬支離蓋所施之己即是未能之己勿施之人即是子臣弟友既有所不顧則不可過求於人有所勿施則不可不刻責乎己人己一身施受一理乃為忠恕之道解元王文教講首二句二比即接云此忠恕也由此心而推之則可以平物我之情而不遠于道由此心而推之則可以維綱常之重而不遠于於子之道得此一摠遂使上下文意貫通後繳云故此四者而為己能也則所求即所願而施之常道唯此四者而為己未能也則所願非所施而求之蓋毋此其於若乎之道何如而去忠恕之心遠矣亦又安能自己我點出施願二字然後兩意合成一意此卷於上下寔講處多不甚着力

一貫一繳題肯躍如此貫利之格也二名王俞新活

如游龍逸如天馬步驟不凡聲調自別起云夫人已之見之多則其施之也嘗見已而不見人而施未必如人之願其求之也嘗見人而不見人而能未必如已之剝孰知此一願也固人已之所同起句即根小講說来中含二節大

意挈得甚明末二句即喝出願字作總以起下文接

下云試設以己為人則已之願不為于己而可渭也即設以人為己則己之施不為于願而已適也又豈至逆施進振也哉如此寔講如空中鳥跡過而無跡真絕

唱也復接云故從人之施論則宜違其願于人從已之能論則宜滿其所願于己違其願于人

則道之所不遠也滿其願于己則又于道之所忘不能也乃丘竊以子臣弟友之間而自反于君子其所為

求之人者未始非所願也而何以未能耶勢如轉圜承上啟下而下一節

以數語散収之筆力甚縱緻云雖不敢以不願施之人而常以可施尽之

已要亦以有能於之願而未嘗以真能見之施則君父兄友朋非諸人之可槩論者而反可不如願以施

乎丘思以安修自勉矣以切實之詞繳未盡之意上下打成一

片題旨昭然三名王佐起云乃忠恕何以近道也非謂其以求能者求之人

也則以其不願善施之人也只此二句題目已明正講云非必人之施己

崇遠其願第從方寸地默為檢點知己之不願在是即知人之不願在是而群情自現其真亦非必不願

之學力制其徙第從真切內論為公溥其所不願于己者即所勿施於人者而中志合調于適從真

切處說理句句入微字字破的過下云夫就不願現願而不

弟友者間其所求者可如據勿施以証施而君父兄於之際其不可安于未能又可知而丘則以所願者

求子而施之父者未如其願矣以所願者求臣而施之君者未如其願矣以所願者求弟与友而施之兄友者未如其願矣

建瓴而下畧不費力而神聯脈貫有弄丸之趣後一比云豈謂倫常尽開于貽始為未能即本者什九許者什一而全休有戒微之弘是即為不願之施而亦能肯謂訾啟叢集亦衆始為亦能即陽身鉅積陰謡微極而合影抱痰惡之慝是即非勿施之術而未能

說理精邃自是動人缀云有願也而不通之施則道之即已而在者以有裁障有施也而不如其願則道之即人而在者以有物岐不亦有次于怨怨而為君子差乎哉

語譬而意完不泛不漏大率二名是少年得意之文三名是學力功深之作各有所長未易軒輊也

譚性教起云人從欲遠道必不能遠人〻与己均抱此不慮之真意也其願同也人欲遠人必不能遠己〻与人均执此不李之良能也其求在同也唯忠恕者得焉道不遠人原是此章本旨又收唯忠恕者得焉一句則起下有力接云以己之身爲綱常合併之身則於天理中斟酌人情而願出焉以己之願爲羣情湊之願則於人情內執己徇天理而就乎焉天理人情上講乎道字有情且語新而意警過下云願而謂勿施於人者非他人也非吾之君親即吾之兄弟朋友也非有遠事遠事之任即有恩合此分文體者也如此提撥上下相應題旨煥然後二比云此之所求豈人之必不可施乎倫理而不可施其所當施者然推之所允人不可責倫者安及之而光念可實假済也者貴于求者也此之所未能盡人必不可願乎綱常而不可願誹其可願者

然深求其願欲至即能至深求其題意不盡意無盡者也有妙于休也說到倫理當施綱
常當願然後見所施所願全在日用常行處文字便
打成一片矣張卷聯過下云盡施ㄅ受代交也戒与人材之此我可施人亦
可施我可求人亦可求兩施而兩不川得謂然道何而求而而不相能謂君子何十所乎用乎即下欣諸千臣弟交之道可施厂人ㄑ而行不求之心之豈逐以孝朋忠信之事少塞乎已者而亦不能之款則度乎不頗之施勿見于則而終先未此四者之多關何矣
先將施受之理論明而
後將下節大意一齊提起此是霹靂手最易驚人警
也王所須起云乃忠恕者以取譬為仁物之道以日款為從心之知出前後左右忠慮精
仰之貿微以喜怒哀樂雅非血脈之所自故奇施耳派与此兩酌之而物我之岐可通也其微耳雖均求

的斜之而違之块自合也這故開心胸一筆掃去而言ゝ精鍊思

入理寂接云此非由情以採衆而辨忽ゝ論前剂自求者不患以除之不危於正人各不惡剂專之不總此非滞情以自滞而弗在ゝ請使則未衔者我欲明示以孺纠而求人者又當然鏡以指摘

此不歌勿旅之說君子之道可交况也說理愈精令之辟易徹云這世路多

妖卽尋常日用動有不易之情識而責學則旋逆頓危大道之遠居身有业凡例织疾常内有自然之权

度而頓同則衡乎情見人情之约收拾得法絕無滲漏邪其任講下

部云道原于天命而君父兄友正天命之托实迎此兆定者人ゝ者肯分致我既公而理之又則何不江有者愛也道根于宰而子臣弟友下畢性之実際在此完際者人ゝ各月平旌哉既炭以判之人

則間不際以自治也說到底實處便一邊真切不然天命率性語

落科白乃後生輩所獸观一得點化便成佳調所謂

化腐為新者也杜三策通篇皆好徵云篇立所未誅之道乃立常

評人以能之道句心口自語立自尽之心能立學人指不相合是人與己兩為左九述去之學何其立

求人之道取非隱怀不可能之前穿门角計在自它之誠器与責人者不切荷足旋与去立為貴也不

翻之真ㄈ又謂何矣搆思深密殊可諷咏黃明泰之作亦頗遜

末二比云非因巳之未能并輒其求〻之命事平心而思我何以求人〻又何以求我諸人之

款其相諭則當求人將巳切反躬之以求我事心忘木能以自什九能之況弟平心而思備以排諸人之

念所當自尽昔又何念而念急欲怨吾所諒人者行其有相肖則一及躬而史多不想之說理精措詞雅

不侯湊泊渾然天成

孟子如智者亦至大矣○此題乃孟子至精之語全要在性体上講人性中本無一物本來無事但從其不牵者以爲能從其不慮者以爲知則感應往來各有自然條理終日應事終月無事聖人盡性不過如此今人所以不能作聖者只爲自家多事未感則先行憶逆而神識豫馳既感則隨事營營而机心轉熾蓋不以我應事而反以事役我此智之所以可惡而去此徑遠矣然所謂行所無事者不在離感絕應流空守寂但要識着許此前種種變化皆吾心之故物

增不得一毫減不得一毫不必穿鑿雖穿鑿亦無用
者雖以無心處之無事於心如風之過樹無心於事
如月之行空其智豈不大哉解元王文敎起云吾以為天
下未嘗無事也即事之中而拔實一意見則無事者
擾為多事就事之內而弗參一情識則有事者芋歸
無事此其智與否屬係之矣只此數語說題已明開門見山令人
心齋實講云非必求歇以屏事但事有宜適吾心自
而應之防不以私意參焉將見私意不
參本體益湛尚有一毫憧憧者以絲優我乎大慮之
所以無物者此矣非必既界以若事但事有察会吾
且惆而調之初不以妄念看焉將見妄念不著內境
愈瑩常有一毫後、者以泪沒我乎矣明之所以無
蔽者此矣本房批云風神發于蘊藉高古運以渢沉識李

兼到誠然後二比云天下万境摠宇宙之客形吾不以事付事則事轉滋夢而其事艹具言乱即以称智而不灭人世百為悉虛灵之變化吞誠事出无事刑事非齋讓而其事弥闇其精弥一即號為大智而有余説到萬境皆容形乃是見性之語且兩意雙收與起處相應真佳作也王俞新起云事之有無不在天下而在吾心此語極得肯綮古德云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最可玩索實講云事之机亦然而謂端之則異日必相怍而成攝狀所其把之自之而只即天下所不能勝之事亦向不定也端自卓矣事之勢且然而橋拼則目前即相反而為振唯丝其勞之自集而已即古今所不敢承之事亦所不崇也見斯迷足巽日相怍與同前相反下語皆有斟酌而

到詞超定非凡品王佐才通篇皆佳前二比云務

錄吾粹轄哉此渾論中自分自散之調理吾相時度
務一如所為條理而止則率一分天機即葆一分天
明而渾論中之虞哲呈矣即跡論之智不啻矣経論
無乏瑪鉅損山他白內不增不城之竅会吾損知弃
故一如所為竅乡而止則不減一毫人盈即不受一
藁天稍而純白內之光照溢矣即臨判之猜不損乘

自分自散不增不減等語皆中窾會非見在度胥者

次二比云

如謂點聰掩明而後言无事則无卽成幻
惟是參伍錯綜各調于適則能机以然者
宅用性以付是有事而实无事也如侍功成事集而
後言大智則指亦涉粗唯是因應变化悉率其漠則
本性常流者即朗照常徹
是不用知而自光弗知也

點聰掩明在事前功成事

集在事後語、精密不染一塵徽云

蓋性之体湛守
其体而與之則

猜文覩
未形未琢之天已含無窮之見解性之机員如其祖
以出之則何思何應之覺自現不尽之灵明不亦獨
秉全智而典帰到性上最得顯體宋懷誠繳云在為
大爲争烈哉水挂之自然故如冠古分自巍然以可
分可台有樹亦以自閑自辭者頃人盡之本為識乎
戒冬偉然吾然嬈神為而同得何也依本体性故智
絶穿鑿⺀居体而率性真為知識則知識一智作用
則作用即本
之大哲詎匠意揮毫詞情兩徹史高術提云虛之請
不信哉未感而合光事之原智之用
以死為宗死為肙既感而妙死章之應
灵⺀則以
鑿⺀如見後二比云雖未能絶鶴缘而説無事之理
元者滴如平旦之促十百千之送死意空之然日奠
而常榛平三之氣也易夫平且則毫安必固或之不
隱之智乎東未能沉性灵嵩不加于未排其令智者
述亦磨孫造作之不事者茆如亦于之汾鳥斯夫孫赤子

則於情識令智者而時榮赤子之良也性真當不增益其已其斯為知神之智乎行所無事性

正不必絕應緣沉空寂准盡黜意念必不事安排則

乎旦赤子而性体完矣語甚入微非淺夲可到微云

蓋殊途百慮患属宇宙之吝珍故知識孫增體認屬詠甚則性本以有事而密而其智卜性天率性紀属虛

明之變化故其神常湛其靡常則性真以无事而澄而其智大令六取到性一一更奮

透徹譚性教起云如智者亦若為之行事乎沉非御之而无也却之而有若固自在也

是畫諸智也无又非弛之而无也之而有者悖念多也是叢雜之虞也弛反起有力其

曰非却之而無非弛之而無是匠心語接講云天下之事

夙提不出心靈之變化昧者見之以為異智者見之為常行之則无事矣人心之聰明每不變由衷之東

志傳之林而自定以羊之行之則無事矣以恬第機不出心灵

華語直窺理竅剖破先天中二比云

名理復暢徹云云

模寫沉着

兩比俱以小字

漢傑中宴智所之而不者几之而均以不與事迎之事事原創以見不之此事

大智之智不智者遺之命方為之不以與事非無其所為不以之恬也

明之經所以圖也守力為而以湖之戒事非無所為以逆也

夫大十散而不致中之之不武事事其今所以原之矣

門聲之一事智智大事多方所熱之能事事肯宽事有所終死事不轉迎之

吉以恬是之也不見在之之內不能與之此也在其有事而有不為轉

以必嫉小後表名理復暢徹云云皆智之心所之大以所事之

增間而則時神時明之自其言大智所以是者也者也

散者之事其時神明自益自可伏目明之支所事之者

也也內之神流實增起其伏智皆支之出究暫直明不能也

家不則實明時自益者自之而內以所之法神小察事與

時增自公云與自智大所以變所小祭事與之此

與益起者智其可目明之事也神此小時事之此

兩其自智大而皆明所者識之之明止成事靜事

並可伏大所以變之立至事也今在所也事肯

徐目皆而以之所生事也有所在此事肖

明支所明內之生其平事之

我

紙直事所於在也事

城之更係表之

之乎所者平外

所我者也改明

不欲習不之大

越之之不險事

城之更係表之模

之乎緊者平外寫

所我者也陂明沉

不欲習不之大着

形大字而語入微精明透徹汪三益起云無事指絕感尚應雅曰其感而感之曰其應而應之則感應在事不在心事自有而心不有亦謂之无智之所張也无事非道形絕迹唯不遺形而不留以形不絕迹而不挾以迹則形在外不在心事自有而心自无摠前之无習之所以光蔽也

將無事歸在心上識見極高實講云反不牽不慮之初非唯无机也而且无意也亦起念以解不凋之忙机誠无而无机誠之念亦无智燦此无中之瑩徹其瑩徹最至矣現可循可由之徹其滿徹円有候矣甚合散各有宗矣不生心以拂當然亦無巧故總而无巧故之念亦總智雖此忘中之光明其光明最徹矣

不起念不生一等正蒙

首二比未盡之旨而詞極精瑩非泛然者後二比云變化日新而不窮其故則我心有不隨變化俱融者自變自化也矣無變無化也出乎宗而還乎宗而消者

之元本不散往來日交而不撼其体則與心有不惜
性來俱在昔自往自來也點無性無來也貴乎源而
歸乎不而智
之本無盡肝
歸在智上亦有源委淵其任起云吾以為天
下絲：行中絲亦遊物象之光而
自性內逆神靜正不落百能之後
此四語飄飄如有
仙氣正讀云
智之体常靜而靜能生慧是慧念也不
逆德于事先不詢牽于事後真從吾之
靈竅中流莫故偏牽之而瀰悳余牽之而主應其靜
見未來之体因自肝徹耳習之用常動而動且主明
變中体也不交排而何下假總而得直從吾之真虛
中起照故合于御則為一尚主洞于事則為群物大
其動現靈府之
同因自妙合耳
從智之体用上發揮理窺玄與語契
夫天真有金石之響後二比云
有事者用之以發轉
乾坤其靈意發何即
能行矣曾此發而靈意已閉因已若從有情光情之
開而其私智則情方疑而神已到其詩得以發共游

用之以蠢瀹乃有其靈光有其所能行光神氣所以靈光又索固不若淡有心光之際去其胗

平川具相察而明与公其又龍得以滑其神

精思粹語愈出愈新自是作手高知彰講云

應感方來而不為接措不為物引一任其機于盈虛緊款之交則不擾之

天其天自湛光形光原之中同万應之所坐照也其朗鑒精矣情緣既起而不為剖作不為間密一順其

情干往來消息之中則不懷之光其光乃煥一真自知之境因物之之可以矣以亦其照察自竟便神矣

後四比六佳不及俗錄朱黃豪起云

盖事要之來先容穿鑿叫為盈

為斷為閣為闡者自有可尋之脈絡施事之道難以所心其調之作之斟之附之者當循其用應之機宜

不假雕琢直抒所見豁達開爽自然動人

新鋟續文規卷之十七 終

游藝塾續文規卷之十八

趙田逸農袁黃坤儀甫輯

門人劉有執無競甫閱

男袁天啟若思甫訂

嗣男巢絡袁仲韶甫
姪孫袁祚熙載之甫 校

正講 六

山西詩三百一節○毛詩三百皆聖人無邪之訓故鄭衛等篇孔子大序子夏小序皆以為刺淫之詩朱

子盡廢其說而直詆之為淫詩及註此章則曰言惡
者懲創人之逆志依先作刺淫之解蓋其說有時而
窮也作此題要体聖人教人學詩之法詩三百皆是
心之精微故惟思是以貫之雖變風變雅亦發乎情
止乎禮義故惟無邪是以蓋之不特陳王政美盛德
之什為醇厚無私即士女相謔贈華攬袂之章其情
甚真其詞甚正故即思無邪一言而全經無遺旨矣
解元趙守宗精雅宏暢洵為佳作講云天下萬形為象皆從思入
而蔽其入之時猶不檢攝有不意為邪之所盤結者
必窮其受病之源而塞其搖乘之隙則不必借除什

為其刺而吾心自有法戒之旨在矣天下萬緣屬累皆從思出而當其出之時稍不檢繫有不竟為邪之所擯擯者吾主其有主之衷而杜其未萌之欲則以不必借諷咏為勸懲而吾心自有是非之的在矣出入二字作眼目撲擬邪意甚透次云時而以吾之思發詩于有言之中則名物象數詩之所不能攝者吾思足以攝之司法邪念而不使逮神明之戶牖則讀言者亦可以深思而深言者可知也時時以吾之思發詩于無言之中則六合千古詩之所不餘載者吾思足以通之司除邪處而不使樸知設之本體則無言者尚可以用思而有言若又可知也有言無言二意亦新且詞華卓犖故自超然張鳳翼起云顧詩声也声於何起必有所以開其敝而握其樞三百迹也迹豈無精必有所以撲其源而窮其秘撲得敝字透正講云思者隱念也隱則淵隱潛于方寸匪力為防閑何以杜其隙惟乾乾蒸拼俾瘋

詠不得參焉則有淑無慝而四始之章所為咨嗟而咏嘆者發於是已思者又動机也動別善惡介于毫芒匪嚴為乞詒何以折其萌雖巽ㄟ採存俾瑕類不得乘焉則有善慝惡而六義之隙所為喻揚而訕誚著于是藏已

隱念動機亦新亦雅纖云盡思之境轉入轉迷曰無則化有念以歸無念而一腔精純動因不感詩人勸懲之情發擇殆盡無邪而之境愈醇愈粹曰思則祛妄机以保真

思致深詠多發人所未發机而一構淵懿行無不得詩人美刺之旨該括無遺

王春禎前二比云人非聊而即于邪也造端托始則思寔該其實而人亦不能縞而昇乎思也正本澄原則詩已鼎其坊

開口便見題目而春容閒雅不落俗套接講云思藏于淵蛸是人所不及窺而邪萌固易識也唯即詩而流覽焉則不特美刺列代指領而感慨咨嗟殊有穆然啟人以深思而激發句曷莫旨是即為可不遏而自抱也其寓意精已

思弥於發希是已所不及覺而邪念未易開也覺語詩而諷詠焉則不得勸懲昭于目前而咏嘆遲佚殊有悠然動人以傚思而傚竟為最真者是邪念可不祛而自融也則寄旨約已先言人所不及窺次言已所不及覺從粗入微綽有條理趙同泰

講云優柔平中之韻誠令人莊誦之而躁心釋潛玩之而浮氣抑即如妖淫士女贈華攬袂之章接之有不赧然負悵者乎負愧之念正念也懟憤之極而康逸之俗擯[illegible]溫雅忠厚之音回令人茂讚之而決氣平深讀之而如[illegible]誦即如志士勞人悽慨悲歌之讚聆之有以[illegible]然[illegible]陽皆半懷惕之念正念也灵綀之至而愉逞之志消矣通篇皆佳此二比尤微縱橫變化曲盡

題情陰應坤正講云陳法成之寔則不得不極其形容如艷冶之音可與共則者而並錄也傷悲之語可與溫厚旨而兼收也要使人一再讀之而躍然悚然正性頻昭于篇什則詩之標以

為鵠者矣示微漸之防則不得不極其婉轉如明詩人以好樂而特欲其不淫也不明許人以怨誹而猶欲其不怒也要使人反覆誦之而可喜可愕邪思潛化于謳吟則詩之持以為約者矣不淺不深恰中肯綮後二比云當其作之于初人心有鬱結而不能達者詩能委曲以達之本灵性而抒声韵其無邪者不必露無邪之槩也及其歪之于后人心有芒昧而不能開者詩又能委曲以開之即声韵而証性灵雖甚邪者亦可發無邪之用也不但開當時之鬱結又能開後人之芒昧然後見詩之為用大而三百一言皆非長物矣

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訓詁家有六釋凡不用他字而直解之如曰庸平常也此是正釋用一猶字如

曰命猶令也此是借釋益令本不是命特借彼以明此耳此節註云素猶見在也玩一猶字則見在本不是素須要認得明白我所固有曰素易所謂素履是也一事不為曰素詩所謂素餐是也華采不飾曰素漢書所謂朴素是也纖塵不染曰素陶淵明所謂素心人是也惟是見在一境無可揀擇無可那移至恬至澹正是操持之會故欲素其位近來真儒講解理學大明故山西小省而解元文字全從恬澹處發揮尋見之不竟擊節曰行正是日用操持處行文稍涉

念慮思惟便犯下頭字矣趙守宋講云人心有夢畢之見則所見皆濃而惟素之途諳〻則宰一切詭行異見不以入之胸中而合天之背率〻惟大矩日用食息無不依于位也即肅行即大路矣人心有泛溢之想則所想皆跡而惟素之意恬〻則一切驕心浮氣不以襟之羨明而道履其坦行服其常夢寐魂無不依于位也即遵道即履行矣以濃對諳以恭

對恬對素字最精最邃次二比云凡天下紛省之苟為守宙之所者即屬身心之所營然而君子不偏注也不偏注故宗宙之英華皆此位之故靈而無枯槁之塵凡吾人精力之用苟屬身心之所具又皆守宙之所需然而君子有專注也有專注然身心之諭度皆字宙之寔用而無滲濁之慊布意鑄詞純然名理繳云蓋行之所以若故若翼者精數之也而一時之精止是供一位之用苟以百念營百位則緒散而不可以旁枝行之所以時翕府散神無之也

其次衛止凡供見在之行惟以自翕聚一位則而乃可以潛入此君子之行所以素位也詠

一時之精止是供一時之用等語自是名言無人道

蒼張鳳翼講云位之眾人也有原來者有適來者歷之非行而疏之亦非行君子曰此固閑我也吾亦重吾開是故位以素定則行以位貞任塵務之步生一行乎其所不浮不行巳爾人之于位也有宜經者有宜權若濟之非行而泥之亦非行君子曰此固劉我也吾亦叟吾圍是哉素牢夫位則位制夫行隨容感之紛抆一行乎其所不家不行焉耳

脫浮抒真語〻中的淺二比云故位在一成而不移則方以合其矩位在屢遷而不局則圓以中其規大卓以素為的以行為赴率其當然而無滯跡或一事自為一位則各守之以適其宜衆事渾為一位則共遵之以協其便總之以素為衡以行為用由其固然而無容心

任意馳騁詞采燁然繳云盖天下惟

見在者為真修舍素別無所為位故惟知素之常而
後能守位之正亦惟見在者為真修舍位別無所可
行故惟知位之分
而後得善行之機
真境真修愈說愈切王春楨起云
涵之為素心固已完真體于肯容而
率之為素發無非會真境于目前▪
四句流麗可愛
接講云
位有固然之位周然素也吾遵吾素則雖有
遍有塞而稟成斡以周旋者直率吾精神力
量悉域于是而載以入載以出也則棄所安處然已
位者當然之位遂然亦素也吾幸吾素則雖徐與終
徐而乘化工以旋轉直希分心忍意緒畢注
于是而與俱往與俱來也則素所寄寓點已
載入蘸
出等語叢素字最沉着王槐秀講云
天下之位有焉
就吾身之所處
而遽慮一焉通則易生忽心而君子曰見在者即其
定在者也精所疑之神將注之日推本其位以周旋
而從容遺于素之外者多也烏有間界而不行者已
[illegible][illegible]身之位有為說日前之所處而偶居一焉倘則

玩閑而君子曰偶然者即其寔然者也憑之為之為安日惟載其位以度量而猶恐窮于素之

置中者多也鳥有舍而不行者已此行字原是着力處說到關略舍

置便見行字有力趙同春前二北云君子以人於適値之時恒見為

有待不知今日而有待與日又復有待則何日可以自由而哥見為唯委則目前亦綃薇之時人於倘來之境恒見為偶然不知今日而為偵偶異日又復為偶則無時不見可以自然恕而苟見謂宿然則見在即操修

會之北方應試最忌因襲此文從心苗中發出轉摺挑

別綽有見解■云吾載吾天命維玄之灵秘何處不剖其與也鳶飛魚躍紆目以章其趣而從所遠値其天真有不爛然者乎爛然之天真燿我心目是即我安身立命之地也亦散吾或之蓋而已矣吾率吾真以澄湛之灵源何處不淺其蘊焉精粗巨細皆隨物以衍其真而位所偶遭其理趣有

不潸溢者乎楷溢之理趣路我中商是即我不性礙形之牠也亦謹我躬行而已矣天真爛然

本與素字相反說到安身立命處就有根據文有相

反而相羨者此類是也行字在素位之下故以敦吾

踐履狀之此是入細處末二比云其有時而以寧靜不還為位乎則純定其位者亦須定其行終始可以勵貞久暫可以俾性圖見其有淵從嵩崎之操持其有時而以迂從不居為位乎則曰轉其位者亦曰轉其行倏忽而操縱殊方呼吸而時縮異運尤見其有隨方合節之妙用總之行吾素而已矣

理趣流溢奔軼絕塵陰應坤正講云宇宙如彼其參遂詮不足盡吾之馳騁而要之目前者吾仁也位在是行亦適如其位而止即人世之通升通沉君子悠濟然取之君素也惟學目前為持循而已乾坤知設其間絕詎不足惜吾之操縱而要之現在者吾

信也位如是行之亦如其位而止即世路之險夷悽達而君子独恬然處之君素也唯據現在為率循而

已曰浩然馭之曰恬然處之發得素字親切次二比

云人惟認位不真故不勉越畔而経営而君子視日用尋常無非真境故惟于當境之内慮擬議而成

変化人又惟認位太真故不免離跂而思趋而君子視天地万物猶為寄寓故止於當境之内著意念而

起論経認位不真對認位太真從淺入深發抒宏暢纖

云蓋素有固有之義其適值者即其素具者也君子所以參元化耳素有適安之義其應得者即其可

行者也君子所以符運命耳〇固有適安二義發得明盡儆如註疏

孟子猶可以為善止不瘳○為善國須就人君精神

上說蓋興道致治不在國勢而在君心君心誠奮發

有為國勢雖微猶可振也又須玩善字爲善國與爲强國異以五十里之國而興兵結怨誠難角勝於諸侯惟退而法古施仁自可陶淑其民庶此孟子意也又此善字雖與性善之善微有不同然作文直須根性道說來唯人性本善故人人可以為善雖未能臻時雍風動之盛而師先法舜固可以自善其國俗也引書意全在聽言上方與商書啟心沃心合蓋世子疑吾言者乃其受病處今須確然深信猛然振作而直以古聖賢自期則所聞之法言固苦口之良藥也

云而愈甘矣趨守宋前二比云吾謂勝之猶可以為善國也謂君之謂服足以振剛欲勝之勉于為善屬也謂君之委靡不難頓革也重在君身上說最得書意接講云試思吾人之性同一堯舜之道耳昔人何以信人而吾性何以疑則疑者正其受病之源而餘其委也故治何可以不急又思堯舜之道同一生而善耳昔人何以信而勇往直前吾又何以疑而逡巡畏縮則息者正其受病之本而疑又其標也攻擊何可以不發之直從堯舜性善講是得看書三昧若以此應試何愁不利後收講云任情之便并其降衰之性而失之將耳目心志日甘于沉痼而日復一日遂盤據于腠理而不可辭任習之移并其秉彝之性而迷之將神明知識日進于淺近而日深一日遂伏匿于膏肓而不可驅彼欲疾之瘳也尚不憚于藥之瞑眩而歟国之善也可憚于力之振拔乱語意真切題肯煥

然張鳳翼中三比云有能止念蒼姬之餘裔不可久國虜瘡而奮然紹天闡繹樂與斯世維新則調劑之所及雖未能臻全盛而猶可衍國祚于靈長下念叔孫之遺封不可自甘沈痼而敎然起敝維風嘉與斯民更始則經濟之所加誹未能遽登熙洽而循可奠固基于清穆本題字面一一模寫斟酌而類便雄拔氣槩萬人王春楨講云能善念于聞言而作其為之氣則仰止所動即當師飭華以為範而振古之徽猷亞晉国之善物也不必畏其難而少有所選托矣景善道于前修而鼓其為之力則占統所承即當紹唐虞以為隆而箴戒以芳規正爰成以業右也不必弛其志而苟有所已偷矣句、、不惢合掌而体貼孟子口氣儼如面命過下云蓋国勢所局既偏受其不足而統無以完孤危之祚訓迪術所捺當更求其有餘苟淡有以延閫察之脉像題鑄意圓活如矣王槐

秀起云論国則照後之分封有限而惟日善則以惟術起經論矣惟昌恭陸之運論善則性分之

運劑无窮而况日為則以効精開太平矣惟奏情和之体斐善字剴切語不外索

而情意逼真趙同泰起云以争雄角力則一隅之地誠不足踐視諸侯以布德

修和則裴蜀之基亦可以登玄上士極得題肯諸卷不及陰應坤後半

篇云盖国之强弱聽于為能為即轉弱而為强不弁為逸措偪而為弱君之勤情快于心之奮即振

情而為勤心急即靡勤而為情瞽目若藥不瞋聰肢痔不瘳有以詐信乎為壽身計則不賤藥石動置其

身于精明强固之域為壽国計則不惡藥言虔措其国于泰山四維之安斐為字透而敷

析條暢燦然奪目

四川論語仁者先難而後獲○學者求仁最怕有一

蕩心人之精神都從忽略處漏洩人之意氣都從惕處消磨故必先難告樊遲非欲馳心于艱難者先者乃以之為進而併歸一路終日營為並無有一事出乎其前者用功愈深見道理之未易洽而孳孳不懈安敢有望于獲蓋其存理之念即其遏欲之念先難後獲理本相貫而功實相成者解元端緒伊起云

試見仁有唯說非亞力則其真体不还而仁有天机銷意必則其先者成安許荷其神于真宰而扃促失分處其秉于真天而宅神自决一直講下冲融和雅卓有元氣接下人旋遺矣天难澄矣仁者一事于难愈甚机神

講云之不易洽其心灵有欒惡于斷而不自知者站

人尺天逐特其優游中自然之契合而彼亦何處爲亦准称夹真难反矣仁者一心于难轉覺隱微之不可易淨其意念有鼓注于斯而不自已者若吴勝真反特其精進寸自呈之天趣而彼亦何心焉天

人真妄雖不[illegible]有分別而中間講語始曰一事於仁既曰一心于仁始曰机神不易洽既曰隱微不易淨始曰優游中契合既曰精進中天趣其柔觔細骨亦犁然有辨非漫無分別者比云蓋难者特其真不可躁凝而非索之于艱也先难者特其表之蔫有所往而非操之以市穫也極得題旨非淺學可[illegible]

二名方塘起云彼扇言扇德絶非奇詭何謂有唯彼深造自得机不容遏何得焉蘖而先之者止此素心即爲不易竟之神理寔爲独往其精後之者正唯素心即不屑增益之外遇安謂兵岐其

念
提挈甚明爽朗可誦接講云理本平一日企之則不足窮年究之而亦
不足以此思難：何如也仁者亦雖竭蹶而趨則夫先之者捺一常惺：念也念惺于真即功深力到要亦
徐俟其候焉而理境常純心境常淡矣理本庸而想以帶之則有斷精以涉之而亦有斷以此愚唯：何
如也仁者亦懼望之而蟄則夫先之若捺一向往心也心向下真即理融神洽要亦馴至之初焉而惘念
常前外常却矣念講難字有味從先講到後甚有條理而股
本雙收尤覺明盡三名朱絲云務內歛即防外泄而併心一路无恃兩念
以分之疑道心即化塵情而尽屏其緣齊務全力以赴之先難後獲本是一項工
夫業得甚確接下云灵源一物难在收人之所易馳吾力守其馳以察証收間之妙
而稍有嘿計其收之意亦獲怠之馳也方其定慮時恍真于一失已併丹蕩忘之則亦馳念以成其收矣

誘慕百途難在淨人之所易染吾力斷其染以復還淨盡之境而稍有徐俟其淨之意亦獲念之染也方其澄念時擾神于恬夫已併所獲融之則不染益以成其淨矣靈源一掬誘慕百途

揣詞甚新而寓意亦透四名喻思惜起云難之神翕獲之念禁翕極或欲借獲以自詡而不知此念一萌偽發先已生矣難之功苦獲之意遠若極或欲假獲以自愉而不知此念一起然自先已離矣難字獲字雙提互發意貫詞圓足稱作手實講云剖仁之說必判理欲洞毫芒而据一或眹于中此之惟々在徹仁之微仁者畜回結想期一覩仁之體若爲營悄妄惟是爲急者誠先之也至理融見徹而說析則獲矣弟亦矣之耳而何寘念焉滿仁之量必羅天地包民物而無一或遺于外此之难々在尽仁之大仁者聚精惓負期一完仁之用若他事可謝惟是不容誘者誠先之也至功深力到而量完則獲矣弟亦聽之耳而何庸意焉

萬營皆妄惟是為急等語深入理窟極得題旨後二比云先之〻至而仁與我一究且難無其難而獲急其獲先其事者夫豈無自然之得但可有後獲之驗而不可有計獲之心一有則并其先者非矣況有意求獲即不可獲于難之〻盡而我与仁會究且先無其先而後無其後〻其獲者豈真明置之于彼但一心于難以內不分心于難以外不分則所謂獲者自化矣況極力于難則難即是獲乎一比中凡有五轉段〻相生愈出愈奇此川中高士也五名馬絡愉起云夫為仁非稱至難者哉肰其難而修詣之心不勝馳鶩既急于所當先即知其難而渠雪之心旋萌歸渼又分于所以先而仁愈難矣獨提先難最為有見寔講云淵衷期不染而滌纖私于紛紜湛一真于略曠有唯完之体驗也敢少懈乎惟是独惺狱証佛情固結不二也而此固結之時即得先嘿化之

時矣分量原無涯而擴寸衷于禹有運元會于一息有唯竟之工夫也耿耿緝續乎唯是若趨若赴血脉流注不已也而此流注之日即淺念潛消之日矣固結之時即嘿化之時等語

最真最透後二比云仁淡境也先難若于平淡内力研其身心性命之精而一計乎獲則不撫讓郁之想而淡境雖仁又定境也先難者于凝定中深探其精根寧杜之宗而一屬乎后即已成紛擾之見而定境捷精髓洞徹神光陸沉四川之文止見五毗已是卓越倘得盡見而倫錄之當不減中州也

中庸舜其大知也與○此是虛題有一字犯下文便不是有一字違下文亦不是智之本體原是大的本無涯涘本無邊際人能化其形骸而不以己身域之

則大能虛其襟懷而注之不盈則大能以智而盡愚之用則大作文要句〻影照下文句〻不犯下文如水中明月可望而不可即乃為妙境解元諸絡伊講云知之体涵于形骸不域于形骸其分量亦何大自有弁而虛明洞朗之象形骸什而分量斯滿為彼其注不盈而斟不竭盖知之体至是始拓而泉乎出古今上矣知之用约于虛灵不溢于虛灵其包括亦何大自有弁而虛無洞澈之天灵明耀而包括悉會為彼其虛若谿而虛空若谷蓋知之用至是始試而卓手超氏物表矣不域形骸不隘虛靈等語模寫大智直逼真境次二比云論知則恃聰明者非知即憑意見者亦非知惟弁有其知又能不自有其〻知故坦然立于聰明意見之外而虛明之脈徃會其〻全論大知則有所隔于中非大即有所遺于外者亦非大

微知于已又不默知於已故悅然遊臨局倪之上而良知之紡其懷其真挑剔甚

紅發揮近真徽云蓋舜亦忘乎其有知若其忘也所以知也舜亦歉乎其自小若其小

也所以大也曰忘曰小得舜心事二名不見三名朱絲講

云哲后不示人以疑于是斷出其知燃于無疆而善逢者不溝蘇巧殺者瑣不溝通觸然能之中有

叅宇宙以爲明皆知何荒處不觸弌而秉政决机此爲他大美別王不于人以前于光乎神用其知藏于

不測而百慮不得角其其智學欲其肯明然真竟之内有潛神明以爲抱者知何然不入弌而嘶微察

憁此爲他大矣顯出其智與神用其智皆不經人道語以創

鑄之詞發獨到之見人所難及講畢又拖二比云吾想

洪荒以前運尚含于渾噩而取灵于衆合聖于愚舜以其知開之又想唐虞以降氣漸離于炫耀而收視

于冥返聽于嘿舜以莫知涵之鏗く餘韻悠然可想喻思愷契云舜則大智若忘置天下于智之中而人不知至智若愚智超于天下之外而舜不有須如此講方逼真境接下講云智然于內舱于外而藩籬易為之成舜之藩籬撤矣无域愈无限乃く能智朗于內彼晰之外而虛灵透悟之体有日焗く于秉而非可以涅淚者夫智而莫可涯涘則大巳智起照于蒼亦皆照于愚而形骸易為之閡舜之形發渾矣無照愈無量乃能智炳于已淡不滞之已而虛圓浩大之体有日幌く于秉而非可以淵度若夫智而葉可測度則大巳句く摹題含而不露發二比云蓋指者真知也舜與众同真知不與人同■蔽此知在く周渋在く洞徵不浮智大而小蔽之舜之大虛之極也故必有所以大而妙于智之外者乎智者良知也舜與人同良知不與人同若綱一虜此智之呈露處く此智之个昊不溶翁大而小用之舜之大灵之神也故必講所以

而學于大之內者乎真知良知寫意甚透馬絡愉起云一語[illegible]

巧伺以索隱也無念而覺念常惺則神識瀰于淵蜎又非一察以鼓奇也一念而衆念咸融則宏覽竭于耶曠是知歡于大而不少概見也其捐舜也與意新詞雅起便出群正講云

人心虛則生明有所以蔽之則不虛舜也更何鐵毫稍翳乎虛明之體段原如是其昭融舜亦如是以還之非有增而不減也是不假磨礱而瑩者也人心灵則生照有所以臨之則不灵舜也曾何燭微妙臨乎灵明之分量原如是其寥廓舜亦如是以究之非有益而自不損也是不藉藻滌而徹者也虛明

体段靈明分量恢大知最豁

孟子當今之時一節〇此題兩時字相應當今之時

下便當將上三節意一齊羅起則下面勢如破竹事

半功倍全根灵恍說惟此此時爲然一則惜斯民之倒懸而先憂在念一則憤時君之自棄而坐失良時也觧元潘紹伊起云吾見今之仁是民致望而不可得者也而今時之行仁是又民心所與其不得而怨得之者也賑恤溢望外則向來之喘息遂蘇而胥淵洽肌膚則生平之水火已脫相題下筆机神而到後收云夫以今之民懸望甚矣惟此時足對其引領之心而今之君胥溺也矣惟此時足收其欲合之志已辱而柰何怨萬乘者忍萬民之命而竟不急倒懸之民哉乘時樹功之意嶪抒殆盡且收得極際劲捷可觀矣緣此作當全篇通玩其精神通在接續處不可遂股搭也起云當今何如時哉水火陷溺無衆歆之恩胥則可蘇而重之困來則立蹙寧餘于奉手

用之道大畢當覺之望急之實剖則可而選之道莫則莫必正介于得失生死之間握要大

意已明從此勢如建瓴矣接下云時未有起而極之若吾而乘乃乘之

戚權舒待思之亦于布好生之仁政尤收積殆之人心則所乘者勢也而世之以為湯武今時易乘之勢

所布者仁也而拯水溺于雨露之中令時易布之仁其民之悅之有不從解倒懸哉

從上起下

意貫詞明逐如流星餘光耿耿又從此悅字講下云

悅則幸其脫衣于厄并幸其救我于生而踴躍歡呼是所以坐收一絲不步于溫湯者也悅則幸其戴哉

之佚又恐其不為戒之危而補注情投是所以供手受成而經俟渝洽者也將事半功倍

之意一齋講明不必逐句敷衍而題意已暢矣繳云

蓋恩不期衆少期于當厄則時每假我以集事事不計淺深析于底績則我即乘時以成功此一時也于

民為至危于上為至便是古之所不然而今之所獨然也此纖剴切有致但末後不須更對對則釋矣喻思慥起云今之時何時也是古帝王之汪濊易而為暴虐之時也是古帝王之功澤變而為憔悴之時也只此一起題旨躍如焉照愉後二比云不以為百年為創垂也闓澤一經露則民心也企即驅除之藉俄頃可畏以歆誇一壤而無前之偉代瑀光佚合而朝為拮据也嘗潤甫一沾暨則窩內景附即憤嘆之資須臾可以翼昌熾而不構之宏業成將本章之詞藻本題之意語典情真便是壓卷

廣東不患貧而患不安○此題全要看得貧字與安字明白貧之所由起也不起于蹊壑之不盈而起于

下之相奪故君十臣一度支有常供貧不必患〻
字在心裏說患貧之心一起則頑欲無涯而名分易
犯故貧不可患安字照下文從均字和字生來君臣
輯睦無一念不相讓浹洽而各有寧宇斯之謂安〻則
府庫皆其財而貧不必患惟患貧則必不安而終至
于貧此上下相關之書意也解元黎如楣起云嘗試觀夫
國家有寡欲無營而亦有不可斷之備者何也則安之所貽也安非安于不貧也有多藏厚積而漸有不可支之勢者何也則不安之所釀也不安非不安于貧也
謂貧與安相關之意甚
明得題之解正講云納貢食乎其慨然其誠于此也本無不足貧寡患乎所患惡不

足之念最為充涯我惡不足誹肯捐其有餘者而鼓忌之蒙實不旋踵焉是可為廪〻已忌什臣一其同

然共洋于世也本自有餘貧窶患予所忠欲有餘之念景為充厭我欲有餘誹肯甘其不足者而上下之

際目以生〻焉是可為累〻已患學從心上數運而脈絡整〻絕無

一點塵氣纔云誠上恬下熙即偶值匱乏而起視堂纔已有豊亨之象雖貧何害況常安

則常不貧乎誠上下疑即寬然餘饒而環視精神已有蕭索之象雖不貧何益況不安則貧立至乎

精思疊出更無剩肯雲騰起首二比云天下原無有餘不足之形

而人情自生有餘不足之見安者未然見為有餘而息貧則我欲往有人將不安于無矣安者未常見為

不足而患貧則我思不足人將不安于不足矣無形有見是至理之談而人

截校畫亦情所必至中二比云人之願欲無涯惟制以有涯之分則相安

而驕貧之念一起則无淮之欲從此遂將塑造名分一折而憤夫柴欲之欲此其伏裂在名分者將何擊也患有先于貧者矣人之貪婪難制惟威以有制之義即相安而患貧之念一生則无制之欲遂後將辟遴名義一决而是夫群情之情此其收壞在名義者甚可慮也患有深于此貧者矣說到名分名

義上極得題旨微云蓋國家之外張者形勢形勢莫病于國計之若盈而者國体先斷推驕者盈驕則盈者務誅故不必多取以盈擬而楸然徒抱国体驕驕損之者惧国家之內虛者人心人心莫病于形迹若聚而神情先散惟散者不收則聚者必渙故無暇借計以衆賄而豫然独懷神情渙散之慮下

形勢人心議論剴透而正大軒豁足冠詞場三名以

下俱不見九名程可登講云蓋富莫富于上下俱無情而積儲為小則貧亦莫貧于主臣自起虛疑而虛耗為耗說理極精真是亇絕接講云論相

宰之情堂蕭雖隔而真精神浹洽是之精寧之情嚴衛開假際矣睽隙不已立

安不安而危乱之象

此其視奇為何如而惡能不皇、患也交相成之

訪前啼雖沐而真意味綢繆是之謂安不安而相成

評艳遂揣纂端夫蠱端不已立艱危亡之兆此其

悦負竟何如而胡得不際：患也

蔟安字甚切而珠璣錯落燦然不

群後二比云

雖積貯空虛當事者類以為深恤庸知夫可患尤有什伯此者乎惟夫此懷疑

而常信彼扶許而弗忠君臣之閒不勝異意焉繼與心計之徒持籌而希殷富亦祇無益矣故諱最可患者然在是耳雜間闕蕭索主計者每以為隱憂庸詎

夫當患更有千慮此者乎帶夫上貴位弗頗其下：爲非非奉其上堂陛之際若隔九閽爲纖與覆歛之

經證籌而莫饒足亦甚無補試示談至嘗患若惟有此耳

鏤心刻骨夫是沉着十

二名陳琛云

帑藏賦有常供億分而守之蠹無不可自條也何貧而何患惟是彼此出而相

上下汎而相忌則国家之精氣已受其耗敗之實所庶盈廩羨更何益于成敗之數乎所可懔然惧者度天歲有常額量入而出之源流實不必外措也何貧而何患惟是家懔蠶食之謀国有併吞之漸則本根之脈動業不在枝葉之虞矣即粟紅貫朽更何抹治亂之理于府當早為計耳

講貧字安字皆中肯綮繳云

蓋患貧之與患不安机相左也苟見謂患貧則安分之心不能少待故出而共逃于名分之外者勢也即此患貧之日而不安之隱禍已伏處于心腹之間不患貧之與患不安机相通也苟見謂不安則患貧之欲不敢少縱故人而共守於名分之內者亦勢也即此不患貧之日而治安之情形已抵于恬熙之內▮

講貧安相須之意甚透而氣度悠揚更饒精思五十六名李待問講云

患貧者貧從因計而止耳乃失因之国計與失之人情者孰甚我已生情人孰无情形雖羈縻而宮府之相猜肘腋且動嫌也胡可猕也遽

負者負從度支而見耳乃度支之謚与分守之謚孰多哉且踰分人孰引分中寔須執即名義之相嘗公私猶反倒也凱可置也　意沉着而語微切定非凡品

中庸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育不害全要在天地生物處見故李觧元文字從持載覆幬説来最為有見若萬物既生之後則強淩弱衆暴寡虎狼之噬兵刃之侵其相害處多矣天地於萬物舉大者小者動者静者燥者濕者無一不納之於覆載之内是謂並育就並育之中各〻賦與各〻滿足未嘗分大以與小亦未嘗剖燥而補濕如雷以鼓萬物而動不碍静

同以㰞萬物而爆不碍濕是謂不害故摧折剥落而

生意益然栽培傾覆同為蔟育其所折其中庸頭意

中今不復繁李如樹初二比云共一陶冶而來京毛老共故同圓廣大之

中者恣其自取焉慮芸不猒其情而性各得化机以生非有豐嗇故群在高下之間者任其斟酌焉卒不

見猒其望而争字〻不合掌而詞新調逸秀色可餐後二比

云無事調劑也而性命各正即萬生之內不无栽培傾覆之殊要不過善其自材之萬而所為不害者

自如非為區別也而生意交乾即並生之際或有剥凌生趣之異要不妨夫生息之公而所謂不害者自

若肖題而出理明意爽雲騰起詳云凡物之主命也以精而受精于

太乙之奉螺飛蠕動各適於[illegible][illegible]之區其保合太和者其各正性命者也曾見有幽分灵彼並蠢而各淨

于其所乎其奚害焉凡物之肖形也以氣而變氣生于太始者事形也象貌咸飲于无根之宇其蔚然皆生于肯其同然皆得者也皆見有動碍靜焉動亂群而汶拂于其趣乎又奚害焉闡揚真詮語々

入細次以何也二字揚下云害生于互爲凌競而試覌萬物有々質而无情有々情而无机是載其恬愉者也而万物各進競矣害又生于自爲封畛而試觀万物彼此同此合脈

彼此同此區宇是慾其飽滿而万物各撒十其畛域矣縱横論辨綽有餘姿收

云故句萌甲折暢其生意而弱落腐朽安窮神奇此不相害者之显于氣扎也又或節制其過而長育蒨滋消息其旁而生意盎茂芒不相害者之隙於陶鑄也析理愈微深入玄境三

名以下俱不見五十六名李待問講云聚者聚分者分隨欲與異之爲客而雜所取予也正唯其不私取与之處物各貞照々各有情休玄机而俱動盪焉未始分商以酌

潤也何害焉應者應求者求貶聲与氣之形欲而先肅彼此也區唯其乞肅彼此之處自有太和自為保合真生机而与鼓未始摧枯而將榮也何害焉幾明造化生物之意詳盡無餘而脫去陳言精光觸目後二比云育之以調適周生而摧折為甚其度刻軋奪第可求之物情之私而不消之損戕育之以資給周也而生赴為甚其排迁代謝正可覬其後對之時而不爲之正偏育字害字必如此講方為透徹

孟子戒亦欲正人心口戒字雖對三聖說畧重孔子一邊蓋孔子承禹周而孟子又承孔子也解元之作極得肯綮矣欲字承上節懼字說來益懼轉為欲所以反邪而從正也人心二字最重萬古此學術萬古

此人心不隨世運而陰污亦歷百誘而終難泯滅者凡仁義之正與禽獸之邪此心中皆有真見横議流行一時暫蔽畧用撲轉而千了萬當矣蓋由此心以見乎其事則心乃制事之源由此心以發乎其政則心乃從政之本吾正人心而世運民風一齊變了此孟子知本之論正人心的工夫全在闢邪說上此處且未可露全要講得正字明白正不是將我心去正他人之心亦不是有所加益于人心之上只提撕指示轉其机關便無邪僻矣作文正字要從詞說上講

方與孟子好辨有情李如搯起云天枇不欲春秋以前之人心與洪水猛獸而孟烈故不特有禹有周公而又有孔子天不欲春秋以後之人心與揚朱墨翟而並亡故不特武周以後有孔子而孔子之後又有我重孔子發揮甚有識見而詞亦矯〻出塵技二比云今日之人无以異于禹周之人孔子之人其心至今在特无素其為暫餘耳則夫曰人心以迷人心者其功有回而其責困不可誘然今日之人心甚遠於禹周之時孔子之時其交為念深正可乘今亟正耳則夫迷那迷以帰正道者其功倍急而其权又易可以輕我是故蒦

孟子願學孔子之意甚透即以是故二字拖下云倶以成欲孔子听邪罪而弗辟而禹周藉以不墜欲以什倶予也後聖人而復起而人心廢其有瘳乎模

寫逼真精神百倍雲騰起云无事在是失皆可徐修而維是人心流貫於隱

見之微浸淫弗世道之大則嬌枉歸正不容緩圖氏事出于共脅不難振奉而難當是時迺迫獨醒之是

外當掌枉之衡則慮切孤綜有難輕置說孟子自任意如在目前接下

講云故我非有求多手人也自古鳳氣代有淳滿紙綱不无隂普而吾人一心則歷万古而未有污

隂至于今而於傾聞也戒亦欲正之而巳正非有縞拂于人也吾人淳念不无性來意氣不无出入而至

正一念別歷百誘而斗惟殘泛至于今而始迹徙也我示嵌正之而巳人心本自當正

蔑明詳盡珠有裨解纖云蓋人之真心常青正妄心常忌正而唯送妄爲真則

正道自現人情惟衆正則易從唯独正則難洄而歇以独挽衆則我心良苦說理甚精谿

人心耳十二名隙跡起云大人以何以侍正也從外散者此中又蠢誣见多吾

立欲徹共外蔽而令此心有真主則人心正從内迷翁在外之没流是甚吾直說放其内迷而含出外无

新說則人心正只說外蔽外封最淫異端害道之旨中二比

云辟未嘗有禹周之权而正惟是先权之寄黑抱褁思以濟其权之不及权降時：見之以直道使人心

與直道而偶迂也則于之欲寃與人心同不打可夫雖未嘗敢借春秋之葬然正唯是須李之私隱閼憂

楊以謂一念之死他侑人：道之以性善使人心以与人道而相肯也則人之寃与子欲爲存已也：

禹周孔子乎對雖是舊格而就本色批評亦自令人

刮目末二比云不之以吾心正彼心而第就彼自性中一提其正脉云汜希禽戰之路彼

當自決其楚不必以吾道正彼道第就彼不安之念一豈其良則至親路人之引彼當自竟其是說

理甚真措詞更雅李待問权云蓋正若大道然原无奇褒旌辭之逸當其

道說而反側已乎矣即今是非非猶虞挽回之晚正之若持衡然不在耳提目擊之力當其衡定而偏陂

已融矣而潜移嘿奪念深私淑之憂想為我兼夷之
訖雖浸淫于人心而所以力扶其微者特有我在也
又想帰揚帰墨之輩已遍滿於天在此半篇文字就
下而所以綜圖其勝者又恃人心也
題蹊揮字〻透髓而机神頡異詞氣鏗鏘真名筆也
陝西論語尊五美屏四悪○尊者恭敬捧持之謂蓋
奉之為主而委其身以服役之敬之如神明崇之如
師保而不敢少忽者也美與善不同如恵是善恵而
不費乃是美是良法是徽猷從政者所最當尊者美
而有五不止一端必如是而始全也屏者驅逐遠離
之謂不但不見之于行亦不使接之於目内拔其根

外絕其跡而不使加乎其身者也惡不獨不使乎民
兼不利於己為弊蔽為穢行不可不屏者也此題六
箇字頗要字字還他明白玩從政二字王道王化並
語皆不可用解元劉士龍滚做文甚雅馴中二比云
其或美未形惡未著也則凝神注想決其根而證其
原蓋螺從起念特驅黶消鎔而非徒鋪張之虛文飾
除之粗迹也其或美方形惡方著也則畢志竭慮培
其机而絕其萌蓋旦從設施間崇奉剷艾而良法先
一之不增瑕類
元二之不減也詞鍊而新調整而逸極利場屋之文
王昌守而扇對二大比復合作總繳格甚平正詞亦
新妍郭美先揔提二比次分二大比末後互繳主司

批云精研宏暢筆端別有機鋒誠然ㄟ王漢儒有道

省讞有色有声實講云謂之美規滋姤者已自異趣翊曰五美其貽譯未有窮也吾方鋭意上理欲追陸古之雅化可令法蹈襲面而失乎推是出身加民互相剤而遵為長便者不難委心以奉行乃彰布堂之數施乎而要非过為欸也美不尊則為疵政茲固從精神中崇為措摸也謂之惡視萃善者已自珠科別日四忠其流毒未有已也吾方與世更始欸維末季之類俗可令爨嶽在前而該蹈乎推是主術民情弗拒調而催為自便者不難極加為癰常乃見主上之張刷乎而要非过為拙也惡不弇則非純政殺固從沖中間加精神中崇為模範明内独罘之為烱戒已

等語皆肯題摹擬畢力形容非苟作者雄文偉以美

惡串講云凡政之有裨于理道者何者非美欸ㄟ然奉以出入卵師保之尊不愚于世矣至于

問思誠恐為理道之害則絕而遠之已耳蓋其幾微微者又未始不除厉階矣凡政之有益于生民者五者為美禀之秉以周旋即神明之尊不肅于此矣至彼四恶惟恐為生民之殃則驅而逐之已耳蓋其注意良法者又未始不鑒戒與政矣一尊一屏原是不平串意發揮殊覺警策

中庸莫顯乎微○註以微為細事其解亦粗反不若墨卷所講為細曰隱曰微總在心体中自其退藏而不可見則謂之隱自其精密而不可執則謂之微作文全要發莫字宋儒謝氏解此二句重幾字謂事未形而幾已著此幾最真最不可遏抑者故莫顯揚氏

解則重獨知謂人不知而已獨知已之所獨知甚是明白有勝于人之所知者朱子合二說而解之然嘗串看惟幾已著故已獨知之也劉士龍首二比云于万形俱昇之中而忽萌片念止一兆希也夫豈涉于彰明然其所起之心即所態之兆微典显且不分之為二說此形甚中而杓然莫捺者寄詞以意秘也于萬藹俱寂之天而偶發端倪止一萌芽也原非出于乾着然于彼為動氣即于此為出机微典显且不滑徐之以候就此發動犄而森然畢彰着寧能以意過也惟微與顯不得分之為二則莫显之旨透微無餘矣次二比云世有謂微基乎显者則當其未显或得容吾獨歸惟即微即显則自前自知之處便局互套互察之神而矯飾于何用又有謂显根于微倚則乘其方微或可容吾塗彩淮即显即微則當言

謂身之境不出收視返听之內而坐體于何地抒精闡秘無一字不新無一句不徹純然名理之文也郭封中二比云事未來也自無意中忽欻為一意斯時也心事雖未显為迹事乎而心事恍然則吾所欲之心即為所欲之心雖毫髮不容以自昧殆莫显于方寸而大進者微巳事先起也自無念中倏起為一念斯時也心緒显未显為事緒乎而心緒灼然則吾念起之時即為念烛之時雖毫髮不容以自昏殆莫显于方寸痕然微巳鑽研沉著詞旨朗然未收云雖曰靜在外之人然能離人未能離心念〻躍〻殆絕微有同于陟降也虽曰藏在外之象然能藏象未能藏念流〻謀〻即一物有間乎帝鑒也能離人未能離心等語更覺精瑩王漢儒講云以其事端未露天地不能測其朕見為微矣然事端虽未露而此心之神已先動以我窺我尚有毫髮之得自昧乎不必論其外之微驗

者何如而語天下之至顯莫是過矣以其事機未發
思神不能窺其秘見當微矣然事機萌未混而此心
之積已先費以我獨哉尚有獨哉之得自假乎不於
語其後之應遠者何亦而語天下之至心莫若是矣
認理真而議論微且講莫字甚明後二比云蓋心惟無則一
切民無儀明片無而入于有矣從天從人攻于此分
命我即欲閒叢而推混之衆已發于此獨安所容其
閒散之力心攸毀閒一切謀常叢則讀衰而向于窮
矣無理爲散安于此味徑救動試據辭而肺肝之見
已據于關居力所
容其蓋靡之不
愈撥愈精詞理俱微妍文亂講云
具志意前萌也也存衆然究然之中此附即天地且
不辭覓其承爲而吾以自有之天明照吾甫萌之志
居則當若究此不善者執有情彰畢露而毫畏不容
苦止其盍于至夫意念如亦不虛任若存若上之介
共可印毛許意不欲測其脫之而以吾大體之失恣
人共不公則無善欲有昔有察世莫奄而真

原缺